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
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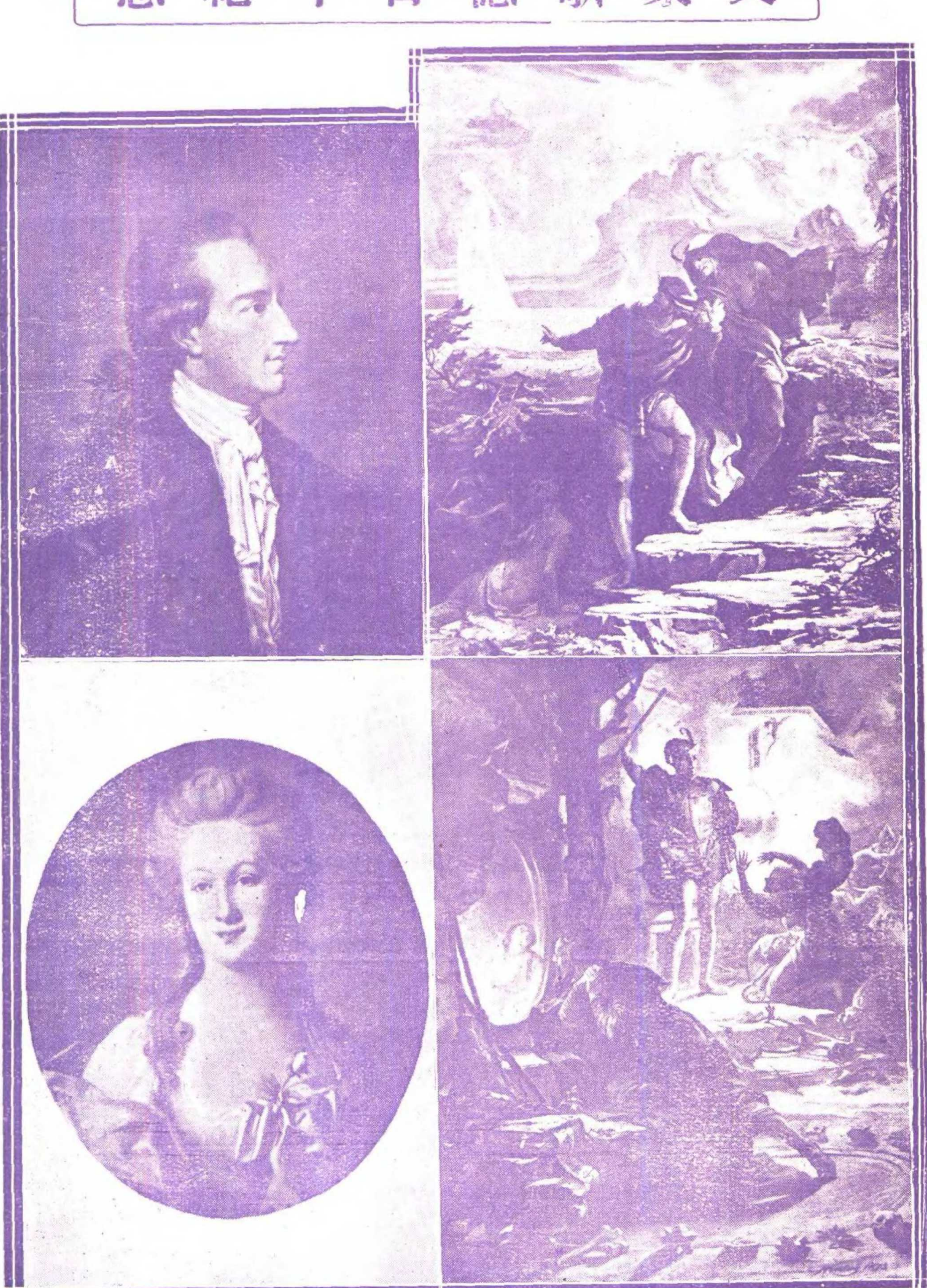
第九卷
第十二期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一年三月廿八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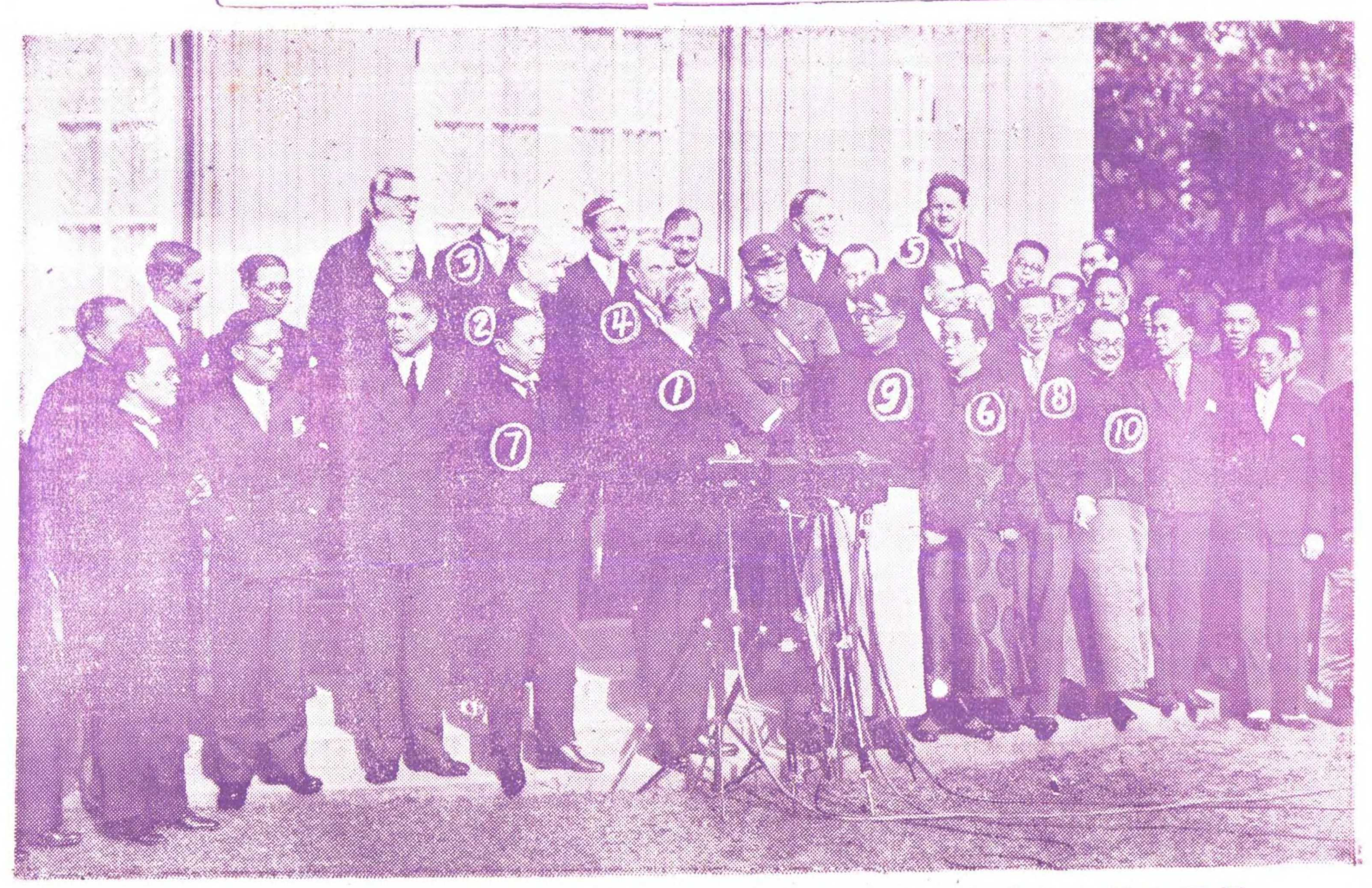
念紀年百德歌豪文



（上）歌德三十歲像（下）歌德愛人麗莉 Goethes Lili 像

（上）瓦普幾司之夜（下）魔女之厨皆『浮士德』中之情事爲名畫家克列林所繪

歡迎國聯調查團



國聯調查團於十四日抵滬，圖為十五日郭泰祺次長在西摩路何東宅歡宴調查團之留影，㈠英國萊頓爵士，㈡美國麥可考易將軍，㈢法國克勞德爾將軍，㈣德國希尼博士，㈤義國馬列斯可特伯爵，㈥郭次長泰祺，㈦顧代表維鈞，㈧吳市長鐵城，㈨宋部長子文，㈩孔祥熙，（雪鴻照像館攝）

時人彙誌



周大文

周大文，字華章，河北省天津人，現年三十六歲，歷任大元帥府電務處處長，奉吉黑電政監督，本溪煤礦總辦，現任北平市市長。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十二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三月廿八日出版



世界重視遠東問題





季廉

國聯大會組織之十九人委員會，十七日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上海休戰撤兵問題，日代表提出修正，遭受拒絕，認為違反三月四日大會之決議，排貨問題，亦不討論。國聯態度，顯然強硬。同時英美列強對遠東情勢，極為重視。日俄關係日益尖銳化。遠東大局，前途殊不樂觀。國人處此巨變中，應如何深切注意國際形勢，謀利用之，以挽救頹局？

上　國聯特委會首次會

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休會，但依其決案，並未閉會。大會組織之十九人委員會十七日開第一次會，對日本態度頗為強硬。

顏使報告上海談判

日內瓦十七日路透電，國聯會議，十九人委員會，十七日午後三時三十八分，舉行第一次大會。主席西姆氏，誦讀中國發來之電報一通，報告在英使茶話會席上，討論解決上海事件，其要點有二。(一)在事件解決以前，中國軍隊暫守原陣地。(二)日軍應由現時佔領區域及虹口租界附近撤退，公共租界內以日軍人數衆多，一部日軍或暫駐租界附近地方，同時設一委員會，監視日軍之撤退云。聲稱『余聞上海休戰與日軍撤退之談判，現已進行中，當請日代表佐藤中國代表顏惠慶供給消息。』佐藤起稱，『日軍第十一師團及久留米之第二十四混成旅，已接撤退命令，故將士之將回國者有一萬四千人。關於談判第一次會議，乃在三月十四日舉行，余尚未奉命報告詳情。但僅可報告者，進行之重要一步，業已實現。』佐藤又謂，日政府誠意希望能併合對華之爭端，而得以解決。於是顏惠慶起稱，『中政府已在英使藍博森斡旋下發起談判，並未約定須守秘密，實無不將詳情公佈之理由。』顏又稱，『余頃接一電，即今日所發者

，內稱，因日使重光尚未接日政府訓令，故今日未開會議。」於是顏惠慶氏，對於三月十四日上海協定草案，略加說明。該草案所規定者，㈠中國軍隊，應留在現處之地位，以待日後之解決。㈡日本軍隊，應退回公共租界以內，及公共租界外虹口區域各道路上，一如一月二十八日發生事變以前之原狀。但因現有之日本軍隊，為數甚多，故若干部隊，在上海區域之鄰近地方，得暫時停留。㈢由中立國人員參加組織一混合委員會，以便證明雙方軍隊之撤退。顏氏謂此外並無其他問題，故關於



滿洲日禍與世界希望和平情緒二者孰重？

（華北明星）

交涉情形，不見有保守秘密之任何理由。協定草案之外，日本政府，曾另送照會一件，要求中國當局，担保上海市長答復日本一月二十八日哀的美敦書一函，仍完全有效。顏惠慶謂，此種要求，涉及政治條件，與國聯大會三月四日決議案之條文相違背，故中國政府，不能承認。

日本提出之修正案

日本對於協定草案第三欵提出修正案，謂混合委員會，應監視並觀察撤退區域之一般情形，至將來解決之日為止。顏氏對此修正案，亦極反對，因按修正案辦法，則日本於其軍隊撤退以後，復可以混合委員會委員資格，監視撤兵區域也。此非中國政府所能承認者。顏氏結論，謂自大會通過決議案以來，已十有二日，時局之不定與危險，依然如故，而日本代表，自協定草案發出後，迄未接到政府訓令，故停戰談判，毫無進展。

主席申明大會態度

主席西姆士發言，謂日本對於協定草案第三欵之修正案，並無重大變更，與大會決議案，亦不違背。至日本於協定草案以外，所送之照會，則與大會之決議案不合。依此項決議案，所有政治條件，以及與停止敵對行動，及撤退日本軍隊，無直接關係之一切條件，均不許涉及。此層在決議案中，甚為明顯。而上海市長一月二十八日之復函內容，係完全承認日本之條件，而與切實監督反日運動及立即解散一切反日團體等事，特別相關。上海市長此種諾言，日本要求中國承認，當然成為政治條件，而與三月四日大會決議案之精神及文字，均相違背也。

法代表彭考，完全贊成西姆士之觀察及評論。謂吾人若努力向雙方當事國，作友誼並迫切之斡旋，則應以既成之事實爲根據。顧事

排日停戰並非一事

實之既成者有二，一即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之計畫，該院擬俟敵對行動停止後，召集上海會議，以訂立協定，雙方對此，均已贊成。第二既成之事實則爲雙方均已接受大會三月四日之決議案是也。抗日運動及抵制日貨問題，應由將來上海會議討論，而不能與停戰條件，混爲一談。否則不惟違反大會之決議案且與雙方所接受之行政院計畫，相矛盾矣。此後委員會即討論指導上海會議事，瑞士代表莫他言，聽佐藤對於吳市長函件一事聲明後，各方對委員會所處之地位，已漸趨明瞭，委員會所應負之責，即爲干涉違反國聯決議案之一節云云。西姆士稱，委員會爲大會之代表，委員會之責任在決議案本其原來之精神實施之。至於就地監視會議進行及決定停戰條件等，皆非其責。委員會非經請求不能過問。此後西姆士即請中日代表將委員會意見轉達各本國政府。西姆士繼稱，彼主委員會應即停止，由秘書處負責監視遠東形勢，如形勢惡化，則委員會可即開會，如小事則委員會無開會之必要云云。顏惠慶代表起立稱，對委員會中各人所發表之意見表示感謝，日代表亦接受委員會之提議，並稱即電日政府請示。顏又稱此時應將各方對上海會議共有之觀念，加以說明，即上海會議之目的，仍在圖謀保障上海外僑之安寧及解決一切當地問題，而非討論抵制日貨事。因抵制日貨係全國問題，如日軍撤退，恢復友誼關係，抵制日貨自能自動取消。西姆士建議，請雙方勿在會議中討論抵制日貨事，稱上海會議將討論一切可促邦交恢復之問題。日代表佐藤稱，個人深盼上海會議能將抵制日貨問題解決，彼又謂關於上海和議條件，彼未接東京政府之報告，故保留一切特權。西姆士稱，在上海會議中，雙方皆可自由提出意見。

秘會討論東北問題

公開會議，至下午六時閉會。各委員即開秘密會。秘密會首先討論中國政府所提之備忘錄，指明委員會對三月四日大會之決議案及九月三十日十二月十日行政院之決議應負之責任。大意謂委員會應向中日政府通知大會決議案之意義，因日本現有曲解決議案壓迫中國承認日方哀的美敦書式條件之事。同時委員會應請中日雙方在復活節假期後，委員會重復開會時，提出各該政府對於國聯決議案實行至何程度之報告。委員會亦應請國聯調查委員會在可能範圍內，報告日本對國聯歷次決議案其實行已至何種之程度。因經國聯之監視，始可阻止日本侵略東省及上海之野心。委員會對中國備忘錄，討論三刻鐘之久。結果決定請中日政府提出報告，聲明兩方對於國聯決議案之實行，已至何種程度。同時請調查團在最近期內，對東三省情形提出報告。有一部委員，謂東三省問題較上海問題尤爲重要。西班牙代表主張國聯調查團應調查東三省新國如何成立，與人民對之是否擁護。但結果已遭否決，因衆認上海問題有先解決之必要，故不願令此問題愈趨複雜。至於中國備忘錄中其他各點，衆認委員會之行動已包含一切。

下　列强遠東政策態度

日本議會芳澤報告

東京二十二日新聯電，日外長芳澤二十二日臨時議會之演說全文如下。

關於帝國外交之重要案件，於正月之通常議會曾經說明。現得報告其後之事態並陳述余之所見，殊覺欣幸。

對於中國本部之排日運動，其後亦於每有機會，即對中國方面要求澈底禁止，惟中國方面並無反省之意，且有益陷於深刻執拗之狀態，尤以上海為最。及至正月五日上海民國日報，對我皇室之不敬記事事件，及同月十八日暴民殺傷我日蓮宗僧侶事件發生，我居留民受過去長時間之排日運動，復遇最近之最惡劣情勢，已忍無可忍，憤懣至極，遂致事態陷於極重大化。當是時駐滬帝國總領事，乃根據政府之訓令，關於以上兩事件，向上海市長提出嚴重抗議，同時並提出數項之要求，該市長不久對我要求之前部已應諾，惟對於後部則有種種之拒絕。結局至二十八日午後三時，始接到該市長容納我方要求之回答。我方乃依此期待事態之緩和，同時並立於監視中國方面履行約束之地位。不料第十九路軍集中於租界附近，行各種戰鬪之準備，頗有不穩之態度。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當局，對於無節制之中國軍隊及極端分子嗾使之中國暴民，似憂慮其有擾亂租界內秩序之事，故於二十八日之參事會決定，由是日午後四時起，施行戒嚴令。結果各國軍隊乃根據協定，赴各負担之區域從事警備。我陸戰隊當開往負擔區域之閘北地方之際，中國方面忽向我軍開砲，我軍乃不得已採取對抗之手段。世上往往傳說中國方面既經承認我之要求，此次之事乃係我陸戰隊自動要求攻擊華軍云，實完全不確。我方曾注全力於防止事態之惡化，且經兩次與中國方面成立停止戰鬪之協定，但該項協定皆為華軍所破棄。繼而於二月十八日我方復提出華軍撤至一定之距離及其他之要求，卒未得中國之容納，不得已遂於二月二十日與派往上海之我增援陸軍協力强制華軍撤退一定之距離，此事迄至三月三日始完全實現。當上海事件之發生，中國政府對於中日之紛爭，即提出適用國聯規約第十五條於國聯理事會，結果依據中國之要求，遂附議於國聯總會。我方對於上海事件，



「滿洲國」被日本綁票！（上海字林西報）

不過一種事件而已，並非有斷絕國交之虞。又對於滿洲問題，最近於該地方已無新規之戰鬪行爲，故既已根據規約第十一條，派遣調查委員赴極東調查，殊非適用第十五條之問題。帝國政府最初即根據此主旨，於聲明明確的理由之後，乃參加理事會及總會之動議。然國聯於三月十一日決定之決議案，含有使我方難以受諾之許多點。是以帝國代表乃根據政府之訓令，闡明我方之立場，同時對於前述第十五條之適用，保留異議，遂未參加投票。其次對於滿洲，自昨年秋，舊東北政權倒壞後，由該地方中國方面要人努力於維持地方之治安，其後因滿洲一般人民感覺以前軍閥政治之苦痛，是以有漸次轉向滿洲獨立運動之模樣。最近遂有於全省長官一致提倡之下，發表獨立宣言之事。其次爲新政府外交部長於三月十二日將創立滿洲國之事通告帝國政府，然帝國政府對於此項通告，僅與以非正式的諒解而已。余對於新政府通告之記載，若確實的尊重既存條約及外國人之權益以及門放開放之原則，則爲新政府之前途亦甚表歡迎也。又關於北洋漁業權問題之日俄間諸懸案，自昨年來於莫斯科銳意的商議中，現尙未至於解決，然若能達到適當的妥協，由兩國國交之大局上言之，極爲需要。對於解決之大體方針，現彼此之意見已見接近，今後政府仍努力貫澈我之主張，將根據條約以期確保正當之權益。以上乃外交經過之大體情形也。帝國於滿洲具有甚大之政治的利害關係，此不俟言，惟對於中國本部，則經濟的利害較政治的關係爲重，因此若南京政府及黨部能放棄從來排日政策，於內部之和平統一，以之努力於開發資源等之經濟的發展之場合，則中日國交當能和衷融洽，此無容疑也。

最後尙有一言，即滿洲事變，尤其於上海事件發生以來，歐美於國之空氣，對於我國不懷好感，此皆因中國方面不確實之宣傳，及種種誤解所致，然隨時日之經過，此等諸國對日感情，當能漸次好轉云。

東京二十二日路透電云，日陸長荒木在議會演詞，陳述滿洲與上海之軍事行動。氏嚴重宣稱，因關係問題之重大，令情勢『在某方面較日俄戰爭之對於日本，尤爲嚴重。』精密觀察者，對此聲明之解釋，謂由此可預測日本將永久留駐三師左右之兵力於滿洲，而不似九一八事件發生前之僅駐一師云。

英國議會激烈辯論

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二十二日下議院會議，反對派首領蘭斯勃萊，發起討論遠東事件。蘭氏稱，現時已逾數月，而中日糾紛仍不能解決，彼擬質問政府，對於軍縮會議意見。蘭氏雖表示承認日本之地位，及日本無法尋覓市場，但謂日本在中國所爲，實屬錯誤。現美國既與國聯採一致行動，以防事件擴大，故各國皆應對美表示感謝。蘭氏繼詢西門外長，國聯會究將採何種方法，促日軍退出東三省，及對於日本關於滿洲新國所提出照會所取之態度。並云，日本之行動，爲使害英國之利益，及破壞國聯盟約及華府九國條約。張伯倫爵士稱，彼對於西門爵士在國聯行政院各次會議之努力，將意見分歧各國，聯合一致，表示承認。關於蘭斯勃萊主張，萬一戰事波及上海租界，則英僑

應即撤退一節，張伯倫表示反對。彼謂若英國採取此種舉動，則英國在華貿易，將完全喪失。同時英國在亞洲各國間之勢力，亦將消滅。各方均將認英國已忘却其國民性，既不能援助需要援助者，又不能保護其在外之僑民。張伯倫主張英國仍不忘舊日英日間之交誼。關於中國，張伯倫謂吾人對華及其他地方，皆無野心，且甚盼中國之富强。西門外長稱，日大使通知謂日方已下令撤回在上海之日海軍大部及陸軍之一部，現和平預備會議已圓滿解決，而正式會議已定三月二十三日舉行，（全場歡呼）。西門爵士嗣述及在中國之日軍，謂日本正將在中國領海內之海軍，陸續撤退中，俟在華海軍力至與平時相差無幾時為止。彼繼謂關於中日事件，吾人已盡力而為，並由吾等之外交領事海陸軍代表，就近主持，維持公理及實行國聯之原則。吾等現極力與各國在上海之代表合作。英國居於主動地位，並無絲毫利益可得。議院中雖久候上海方面消息，但有此結果，亦應表示滿意。美國現與英國及其他在遠東有利益關係之列强，一致維護國聯盟約及巴黎條約之共同目的。關於維持在東三省之中國海關行政事，西門氏稱，據彼所知海關收入之償還外債部分，將在東三省方面與中國方面照舊付給。現在此項辦法，業已辦妥。現東三省海關當局並未有更動形勢。關於此事，若他國採取若何行動，英國當然採取同樣行動。若對於指定償還外債機關之海關，有何危害各國利益之處，彼時即將形成極嚴重之事件。關於日本在東三省設立新政府事，西門稱，雖然在原則上，似可謂新政府係日本所設立，但無論何人，在未調查明瞭及未經關係方面否認以前，不能即下斷語。且日本政府曾已聲明，彼與各國之態度相同，亦無承認新政府之意。現日本既否認彼所設立之政府，則彼（西門）亦不願加以論斷。故此類能影響一方面之消息，吾人在未調查明瞭以前，不應遽認為確實。即須俟國聯調查團提出報告後，始能決定。現時無論何國，皆不能承認在如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因各國在未得充分報告以前，及未判明該新政府是否能負責任，是否有統治領土對外交涉能力，及是否能代表人民公意以前，當然不能予以承認。又關於中國方面宣稱，謂日本在東三省領事官向海關監督請彼等準備移交之說，西門謂在日內瓦之日本代表團，已否認中國代表團關於此說之聲明，因此事眞相究竟如何，雙方頗有爭執也。西門繼稱，關於滿洲新國，吾人最應注意者，即不應有任何足以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之行為，因中國領土之完整，係華府九國條約規定。西門嗣即將國聯之工作，加以報告，謂近數日以來，日內瓦之事，可證明各會員國對於國聯之原則，皆為忠實及有效之擁護。至於各國外交總長之地位，皆在設法不令其本國捲入漩渦，致令形勢惡化。英國非單獨奮鬭，因英國切實與各國合作也。彼繼稱英國外交政策雖有缺點及有不完備之處，但於中日兩國確能維持友好關係。至於國聯大會中，大小各國之意見，亦能調和，美國政府亦承認大會宣言確係美國所希望者，故美國已準備與國聯合作，應付此次事件。關於中日事件應作之事尚多，但過去之工作，足可證明國聯為最善保障和平之機關。忍耐，時間及調和三者，缺一不可。至於應付中日

問題，國聯恐將擔認調解之義務，若對外行動，隨時注意其隨身携帶之武器，殊非偉大事件所取之行爲，故應付此次中日糾紛，國聯亦不應以懲罰相恫嚇，以謀達到目的也。國聯係代表世界輿論機關，其本身之力量，異常偉大，若世界輿論一致對某方爲道德上之壓迫，則懲罰可無所用，即可達到目的。英國固力守對於盟約所負之義務，但調解與壓迫兩種辦法，應有明白之區別。西門對外傳國聯大會決議案措詞軟弱一說，加以否認。彼謂大會之決議，措詞極爲强硬，確能代表盟約之全部原則。西門又謂大國故意提出巴黎非戰公約，因此國聯獲得美國之援助。大會決議案聲明，用武力解決糾紛爲違反盟約之精神，故對日本準備撤退上海之日軍，極表歡迎，討論至此告終。

二十二日下院中繼續討論遠東問題時，外交次長愛敦謂，英政府政策，除有一部分人士認爲尙缺乏勇氣外，大多數人民皆加贊成。一部分人民主張英政府應採直接行動，但英國如採取直接行動，則英國勢將單獨進行。關於東三省事件，愛敦稱英政府已注意該地英國之利益。中日關於東三省之糾紛已達三十年，英政府對此問題，屢加研究，愈不願冒昧從事。英政府現隨時可得遠東方面之報告。現英政府正靜候國聯調查團之報告。彼謂自張伯倫任外長時，實行新政策以來，彼一方面保護英國及其他各國之既得利益，但同時對中國合理之要求表同情。中英關係已大有進步，英政府已决定繼續遵守此種政策。

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謂『曼哲斯德衛報』希望英政府於二十二日下午在下院宣布其對滿洲新獨立政府之態度時，指陳日本處心積慮，本擬久佔滿洲。倘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不能見諸實施，而迫令日軍撤退南滿線內，則將來結果，必形成日美間之軍備競爭。軍縮會議將使戰端無可避免。

巴黎十七日路透電，謂英國西錫爾爵士在法報登載論文，對日本在滬所採行動，作强烈之指摘。氏稱解決辦法，如對非法侵略行爲，並無懲罰，對於侵略政策亦無責言。同時對國聯之忠實會員非法所受之損失，亦無賠償之規定，在國際道德上，將發生極惡劣之結果。無論如何，日本用砲火攻擊並佔領中國領土，決不能謂爲合法，而日本不俟用調停或公斷之方法，而竟採軍事行爲，尤爲非法。國聯及美國對於日本軍閥之非法行爲，皆不應寬恕。並應正式公開質責。故此次若日本繼續侵略，致令停戰辦法不能實現，則國聯會員國皆應一致對違反國聯盟約之國家，採外交及經濟上之壓迫，並應論美國參加一致行動。

倫敦十八日路透電，倫敦「新聞紀錄報」載駐比日大使佐藤之談話。佐藤於談話中，對於上海問題及滿洲問題，劃出一顯著之區別。該報記者問，日政府對於以武力示威之結果，躊躇滿志乎，至於軍事舉動之展開，已如願以償乎？佐藤簡略答稱，事實已向不能預料之趨勢上進展。佐藤氏對於訪員所推測，日本亟欲對於上海謀一解決，但仍擬進行其在滿洲一政策一節，並未加否認、佐藤氏宣稱，上海問題就其第一階段而言，或可告一段落，但恐滿洲前途上，仍困難甚多。日本對於在滿

洲合法取得之權益，有實施之資格，倘能秩序恢復，達一安全之境，不出十年，必臻於繁榮，前途未可限量，關於好意之擴張，日本不願認國聯有越爼干涉之權。

美國遵守傳統政策

紐約十七日路透電云，關於滿洲國要求各國承認事，紐約泰晤士報華盛頓訪員稱，關於此事，美國仍注意保障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九國公約。滿洲爲中國之一部分，美國向即承認之，若任何九國條約簽約國有承認該滿洲國之傾向時，美國必嚴重喚起彼等對於九國條約之責任。若日本有承認該國之表示，美國亦將爲同樣之舉動。惟至現在止，日本以及其他各與約國，皆未有承認之傾向也。

華盛頓二十二日合衆社電云，國務部遠東司長洪貝克氏，本日在遠東學會演說，稱美國將永久遵守其關於遠東之傳統政策，堅持其權利須被尊重，並維持全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氏於演說時援引其一九一六年著作，並宣布其當時獲得之結論，對遠東現勢，仍可適用。

蘇俄積極增兵遠東

蘇俄對於滿洲日軍行動之逐漸向俄邊增兵，表面雖示沈靜，實際忙作軍事準備。日俄關係事實上已極端尖銳化。據哈爾濱二十一日路透電，截至三月十五日止，中東路開往俄境之車輛，計有機車一百輛以上，客貨車七千輛以上。札蘭諾爾一帶俄國青年，滿二十歲者，均被召歸國充軍。十八日俄第一零六，一零七兩砲兵大隊，第十九騎兵一隊，飛機六架，到滿邊外大烏里。俄于兩日中自哈運去糧石二百四十七車。電通社哈爾濱十七日電，滿洲僞政府現突頒發防穀令，禁止向俄輸出食糧與雜貨等。十九日日華盛頓方面接眞確消息，稱蘇俄海參崴軍官，熱烈作軍事準備，該電訊並稱，海參崴囤積大宗大麥。

莫斯科二十一日合衆社電，本日駐俄日大使廣田與蘇俄人員發表聲明，否認日俄軍隊在朝鮮與蘇俄邊界集中軍隊訊。日大使與蘇俄外次加拉罕氏於十九日曾作長談，本日官方發表公布，陳述會晤詳情。該公布綜述廣田加拉罕會議，結果，謂日俄官方討論時，表示願嚴格遵守日俄戰後締結之樸茨茅斯條約。廣田與加拉罕討論時，否認日本贊助自衛軍在滿行動。日使稱，日本官方正觀察白俄，如白俄任何時威脅蘇俄政府之利益，彼等準備助蘇俄加以遏制云。莫斯科二十二日路透電，外交委員會副委長加拉罕，向日大使廣田稱，日軍之行動爲違反日俄條約。日大使答覆稱，日軍沿中東路以東之目的，爲保護日僑之生命財產，並無其他軍事上之作用，日本將繼續尊重日俄條約，日政府並無在中東鐵路駐軍之意。廣田亦責問俄軍在俄韓邊界間集中兵力，及在該處建築飛機場等事。加拉罕答稱，此種傳說，確無根據。蘇俄外長李德維諾夫在日內瓦向美記者之談話，十四日晨蘇俄各報，均將其刋於顯著地位。氏稱遠東之悲劇，大半係因太平洋上中俄美三大國家間未有外交關係，氏深信倘非如此．則結果將大歧異云。十七日法急進黨議員卜吉萊向下院外交委員會報告遠東情形，稱日俄兩國現時處於「暗地戰爭」地位，歐洲諸國如羅馬尼亞與波蘭等均各自爲本身利益着想，使情勢更見嚴重云。

（完）

難關重重之裁軍大會

敬慈



國聯之主要使命，在維持世界和平，欲達和平理想境地，裁軍爲第一步工作。國聯誕生之始即努力裁軍，經多年準備醞釀，歷若干艱難困苦之裁軍大會，二月二日方始開成。開會之後，日軍攻擊上海之砲聲，又將和平空氣震散。瞻望前途，難關重重，如國際間之猜忌，技術上之困難，及好戰心理之萌芽，皆裁軍大會之阻碍。吾人欲知今後世界大勢如何，對目前國際最大問題之裁軍大會，應有親切之認識。

（一）裁軍運動之經過

吾人欲知此次裁軍大會之形勢，須先明瞭過去裁軍運動之經過。關於裁軍之國際條約，可分爲兩種，（一）部分的裁軍，重要者爲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二）一般的裁軍，即凡爾賽條約，與此次裁軍大會裁軍草約也。

部分裁軍

一九一六年，美國政府，因與英國爭海上霸權，乃成立造艦計畫，新造戰鬥艦十艘，巡洋戰鬥艦十艘，翌年，歐戰起，美國參戰，未致實行。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美國舊事重題，實行造艦，英國因戰後財政困乏，無力與美爭。日本素以美爲理想敵國，大起恐慌，乃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八八艦隊計畫，謀新造巡洋艦八艘，戰鬭巡洋艦八艘，以與美抗，演成美日競爭擴充海軍之狀態，一時國際形勢，大爲緊張。美國爲緩和此種局面起見，乃提議共同限制軍備，於一九二一年，召集華盛頓會議，與會者，英，美，日，法，意五大海軍國，會議結果，補助艦不加限制，五國主力艦之比較，英美相等，日爲英美之六成，法意相等。即英五

美　五

日　三

法　一•六七

意　一•六七

各國因有補助艦不加限制之規定，乃各盡全力，競爭補助艦艇，英國添造輕巡洋艦最多。美國爲補償救弊起見，於一九



戰神向各國公民說：我每一分鐘要向你們要二百鎊錢！（英報）

二七年，又召集日內瓦會議，目的在於限制補助艦之噸數。法意兩國，以危及國家安全保障爲理由，拒絕參加，僅由美英日三國會議，毫無結果。

一九三〇年五月，英國召集倫敦會議，與會者仍爲英美日法意五國。會議結果，英美日三國，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間，不得新造軍艦，法意兩國，可各造七萬噸。對於補助艦之限制，英美相等，日約爲美之七成，法意未加以規定。但在條約內，加以聲明云：『不受限制之國家（指法意而言），增加海軍之實力程度，有損害英美日三國中之一國時，則由此國通知其他二國，同時增加海軍』云，故將來若法意競造補助艦，必致牽引其他三國捲入漩渦，而海軍協定即告破裂。法意兩國，協商數次，毫無結果，此亦此次裁軍大會困難問題之一也。

一般裁軍

歐洲大戰後，成立凡爾賽條約，協約國方面，對德國提出『爲企圖實現各國軍備一般的限制，德國應嚴守下列陸海空軍各條項之規定……』條件，强制的將德國陸海軍裁減，空軍全部廢止。同時協約國亦發聲明云，『協約國所以限制德國之軍備，並非預防德國之侵略攻擊，乃爲一般裁軍之第一步，即聯盟之重要任務』，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成立，根據盟約第八條，『聯合會會員，承認爲維持和平起見，必須減縮本國軍隊至最少數，以適足保衛國家之安寧及共同實行國際義務爲限。行政院審度一國之地勢及其特別狀況，應預定此種減裁軍備之計畫，以便各國政府之考慮及施行。此項計畫，至少每十年須重行考量及修正一次』（原文載本報第八卷第四十二期）。並根據盟約第九條『設一經常委員會，俾向行政院條陳，關於第一第八兩條各規定之履行及大概關於陸海空各問題』規定，設一經常委員會，由國聯理事國各派海陸空代表一人組織而成。經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因該會分子純爲軍事家，過

偏於技術方面，主張再設一臨時委員會，網羅各界人物，研究軍事以外之裁軍方法。經行政院經過，設立一臨時混合委員會，由政治，社會，經濟專門家六人，輔以國聯常設之經濟，金融各委員會，及勞工局代表。惟因各國代表各懷私見，互相猜忌，以致遷延時日，裁軍運動，漸至停頓。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五次國際聯盟大會，英國麥克唐納，法國赫利歐等主張，須保障各國之安全，將各國糾紛交仲裁裁判解決以後，再着手裁軍，並根據此種意見，草成裁軍草案之和平議定書。其後，英國政變，保守黨內閣成立，拒絕簽字，和平議定書未發生效力，根據該議定書，應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召集之裁軍大會，因之中止。至一九二五年九月，國聯第六次大會，決議組織預備裁軍委員會，協商裁軍之原則，條件，方式，並邀請未加入國聯之美國參加。自一九二六年五月起，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止，五年之間，開會七次，於第七次之倫敦會議，完成一裁軍草約，僅言及兵士戰艦槍砲之數目，其他事項，均待裁軍大會補充完成，各國尚且逐條保留。故裁軍草約成立，預備裁軍委員會工作，告一段落，而所謂草約者，僅足供根據該草約召集之此次裁軍大會，六個月長期討論之根據。現在洛桑會議，無期延期，與裁軍問題有密切關係，賠欵及戰債問題，既無法解決，而妨碍歐洲產業的和平之國際關稅戰（關於關稅問題，作者當另草一文），滔滔不可遏止。裁軍會議之兩台柱德法兩國，亦因國內政局不安，不能盡其全力，以襄助裁軍會議之進行。尤以遠東戰雲瀰漫，素來對於裁軍問題抱反動思想之日本，恃其強大武力，堅銳利器，在中國橫衝直撞，以謀實現武力侵略之陰謀，間接無異對世界挑戰，列強固為之惴惴難安，各小國尤慄慄恐懼，觀於國聯大會各小國代表之激昂慷慨，可見一斑。即使此次中日糾紛，能借世界道德的制裁力，得一暫時解決方法，因日美感情之激越，日本對美備戰，更將加緊，近日日本擴充空軍，即已露其端倪，列強勢將捲入漩渦。未來之世界戰爭，恐非國際集會口頭空論所能阻止，更何望乎裁軍。此次裁軍大會之結果，可想像而得之也。

（二）裁軍草約之要點

裁軍草約，全文共六編，包含六十條，內容極為龐雜，對陸海空軍，均有制限方式。其第一條，締約國遵從本條約，制限及縮減各本國之軍備。第二條以下，分為六編，第一編兵士，第二編器械，第三編豫算，第四編交換情報，第五編軍用化學，第六編一般規定，附有多數圖表。最後附載各國代表之聲明，及保留之報告書，除德，諾威，愛爾蘭等國，以該國軍備，不足保障國家安全為理由，對於草約為一般的保留外，其餘各國，均各有保留之條項。茲將草約要點略述於左。

軍隊兵士

（一）兵力之限制，分為陸海空軍，及各種警察，憲兵，稅關員等軍隊的組織團體，加以限制，附有十二種表。即將正規兵與軍隊的組織團體，加以區別，陸軍分為將校及兵士階級，加以限制。陸軍及空軍，更分為本國駐軍兵力，海外駐軍兵力，及總兵力三種。（二）兵士之服務期間，僅適用於徵兵制度各國。陸海空軍及軍隊的組織團體，服務之最長期間，

照附表規定數字制限之，即以國家法律所定服務期間之總數，為兵士總服務期間。

各軍器械

(一)陸軍器械，限制方式，各國代表意見，始終未能一致，故草約內並未規定陸軍器械表。現在係採用英國提議之間接限制法，即限制器械之保存，購買，製造三項經費。(二)海軍器械，照軍艦總噸數限制之。並規定照艦類噸數之分配方法，分配若須變更時，須照草約第十三條及第三表之規定，即(甲)各國之特殊情形及艦類之變通，(乙)總噸數未逾十萬噸之國家，可以自由變通，(丙)其餘各國，須與總噸數成反比例而增減其變通數量，(丁)艦船製造加以變更時，應通告關係各國。至於主力艦，航空母艦，及潛水艦之噸數限制，及代換規則等，均照倫敦條約辦理，唯主力艦分為二種，主力艦在八千噸以下之國家，即用八千噸以下砲位口徑八吋以上者為主力艦。(三)空軍器械之制限，就飛機架數及總馬力定之，對航空船隻數，總馬力，及總容積，各有限制，並規定禁止收用民有飛機以供軍用。代表中有主張限制空軍豫算者，未通過。

軍事豫算

第二十九條及附表，限制陸海空軍及軍隊的組織團體之總豫算。因協定細目起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在軍縮準備委員會開會後，曾組織軍事預算委員會，詳加討論，並無結果。

交換情報

第三十條規定，各國每年應交換報告陸海空軍及軍隊的組織團體之上年度人數。陸軍空軍，分為國內，國外駐兵，及總兵力三種。陸海空軍，均照第十二表式樣填寫，將軍隊的組織團體，填入附記欄內。至於海外駐紮陸軍兵力，公布其分布情形。第三十一，三十二條規定，將每年應受義務軍事教育之壯丁人數，及徵兵制徵集人員之服務期間，均報告於國聯。第三十三條以下，規定陸海軍隊豫算之器械費支出表，艦船起工等細目，商船裝設砲位之通告，飛機架數，總馬力，總容積(航空船)之報告，商用飛機架數及總馬力。政府及地方當局每年支出之款項，均應提出報告。

軍用化學

第三十九條規定，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等瓦斯液體，及一切細菌學的戰爭方法。

一般規定

(一)為監視履行本條約，在國聯本部，常設一裁軍委員會，每年開會，接受一切情報。

(二)本條約之廢棄，除第五十條(因事態變化，認為受威脅之國家，在戰爭之時)規定以外，本約之一項或數項，得暫行中止，惟須將中止之範圍通告關係者，並將事情之變化。充分說明。

(三)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規定，締約國認為有違反或圖謀違反條約者時，得向常設裁軍委員會提出抗議，但以關係於締約國全部之事項為原則。

(四)第五十三條規定，本條約對於締約國中關於裁軍之既存條約各項規定，並無影響。此外尚有關於條約解釋，或兩國爭議，不能直接用友誼方法解決時，得依一方請求，提交國際法庭。

(三)大會之組織及其內容

裁軍大會第一次會議，參加國家，代表人數，及會期，組織如次。



裁軍大會會長英國前外長韓德森

會議日期

會議日期，預定由二月二日至八月二日。預定程序，二月二日至二月十七日，舉行全體會議，討論一般問題。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四日，舉行各專門委員會，研究裁軍各種專門問題。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七日，復活節休息。四月十八日至七月七日，舉行各委員會會議。七月八日至八月二日，舉行全體會議，通過議案後即閉幕。

參加國家

第一次大會蒞會代表，共六十四國，以歐洲國家佔多數，其中尚有非國聯會員國，如美國，埃及，阿根庭，土耳其，巴西，康司塔厄克，赤道國，阿富汗，蘇俄等是也。

代表人數

蒞會代表，綜計一千五百餘人，內有外長二十人，軍事總長三十名。代表團人數最多者，為英，法，日，波蘭，各約百餘人。除代表外，有國際新聞記者代表團四百餘名。茲將列強主要代表人名列後。

美國

首席代表國務卿斯帝生，駐比大使吉卜森，上議員斯宛生(民主黨)，上議員萬丁巴克(共和黨)，門特克拉克大學校長，瑪麗女士。

英國

首席代表首相麥克唐納，外長西門爵士，自由領大臣杜瑪斯，陸軍大臣海爾夏姆，海軍大臣蒙希爾，柯爾貝女士。

法國

首席代表陸軍部長現任總理兼外交部長達迪，國際聯盟常任代表保羅彭考，航空部長邱美尼爾，海軍部長巨蒙下院陸軍委員會主席法布里。

德國

首席代表總理卜魯寧，國防部長格雷那，外交次長方比羅，駐比大使魯多爾夫，駐西大使約翰業斯・威爾哲克。

日本

首席代表駐英大使松平恒雄，駐比大使佐藤尚武，陸軍中將松井石根，海軍中將永野修身。

義國　首席代表外交部長葛蘭蒂，陸軍部長嘉幾拉，海軍部長西里安尼，航空部長巴爾波。

蘇俄　首席代表外交委員長李德維諾夫，駐英大使索克爾尼可夫，魯那恰爾斯基，宛特佐夫，蘭加波伊。

會長副會長共十四人，由國聯理事國代表任之，會長爲英前外長韓德森。

大會組織　按照大會規程，除全體大會外，分爲五種專門委員會，即政治委員會，陸軍委員會，海軍委員會，空軍委員會，預算委員會是也。並聞本屆會議，將增加一化學戰事委員會，專門討論與軍事化學有關之各問題。此外另設幹部會，總攬會務，由大會推選代表十五人充之，此大會組織之概略也。

（未完）





國聯處理滿事之眞象（續）

騰霄譯

三、曲解國聯盟約

英法及他國政府，尤主要者爲英國，深知十一月行政院會議何時開始。如果彼等確守盟約規定，彼等應當反對日本。是以彼等寧願避開盟約。此事如何經過，頗有趣味。即在私人談話中直率謂因爲政治理由吾人視盟約爲一堆廢紙，亦感困難——外交技術，自 Bethmann Hollweg 可憐之笨拙公平事件以來，曾有長足之進步。結果英國及行政院其他理事開始一種戲法，此種戲法可名之曰『曲解國聯盟約』，在使彼等自己滿意。如不爲使中國代表滿意，何以在國聯盟約下不能採用任何法律措施，制裁日本略侵。下述爲此項程序經過之階段。

（一）

最初中國請求組織調查委員會，並指陳根據盟約第五條第二節『關於大會或行政院開會手續之各問題，連指派審察特別事件之委員會在內，均由大會或行政院規定之，並由聯合會列席於會議之會員多數決定。』有人告訴中國，指派委員會之『決定』需要全體同意，連兩造在內，以示與決定指派委員會後之組織及考察範圍有別。採取此種解釋，在避免對日本指派之調查委員會之政治責任。彼等所持觀點，即在不得日本之同意，不能指派委員會。

（二）

於是中國即謂，「然則訴之盟約第十五條？」有人又告訴中國，在第十五條之下，誠然行政院可以不得日本同意指派一調查委員會，但不能如在第十一條下能採用普通辦法維護和平。此種解釋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之報告完全衝突。該項報告一九二七之國聯大會及行政一院致通過施行。該報告稱，『如行政院認爲第十五條之下考慮採用之任何行動，在與此種行動有關係之下，相爭兩造代表之票不計算在內。此報告論及第十五條第六節自然可以包括行政院認爲可以解決糾紛及制止破裂之任何建議。』

（三）

中國又論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之聲明，謂『第十一條規定之辦法絕不包括拒絕盟約中規定之其他辦法』，此項報告之詳細建議謂行政院在第十一條下如有必要，可以建議撤退外交代表，甚或經濟封鎖——不顧相爭兩造代表投票之一切行動。結果有人告訴中國，此項報告經過多年之艱辛創造，經國聯大會及行政院全體通過實行，在當時譽爲和平組織及準備裁軍一大進步，亦爲一堆廢紙，蓋不得相爭兩造之同意，行政院除空談外，毫不能有所措施。於是此種解釋將行政院第十一條下制止戰爭保持和平

之力量削減達於零點。如照某批評家之詮釋，此條爲國聯盟約之中心，亦可說吾國（英國）政府及其他在巴黎之政府，給予國聯盟約一慢性之心臟病。

四

中國建議引用國聯第十二條及第十六條，又被輕輕拒絕，理由爲並未正式戰爭，並謂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所有聯盟會員國必須各自決定是否破壞盟約，是否需加制裁，因此行政院對此問題，無權措施。

五

此後中國被强迫誘惑放棄引用第十條之意志。有人告訴中國代表，謂：即令對中國領土完整及行政獨立有外來侵略之任何危險，行政院不能持此種觀點，更不主張除日本投票外，國聯會員應盡其責任保護中國，反對侵略，於是第十條——此條恐嚇國聯外之美國，蓋相信該條將使美國海陸軍勿須經其政府同意，置諸國聯行政院指揮之下，而許多國家認此條爲彼等國際安全之基礎，——變成幼稚的起草錯誤。繼此項曲解盟約之傑作外，行政院中重要理事詳細與中國解釋，謂如引用第十條或第十六條，彼等『對於整個問題將束手絕望，』換言之即『逃避』彼等條約上之責任——於是中國可得任何裨益之唯一機會，爲堅持訴之第十一條。

六

中國對於行政院不能採取任何有效行動令日本放棄其非法占領之中國土地，表示失望，乃擬請設置中立區域，俾能限制日本之侵略。中國謂如果日本政府向美國及國聯重要會員國誓言尊重此中立區，並且如果各國政府，在中國犧牲之下，派少數軍隊駐紮該區（中國執行該區中之警察職權，如果必要，可用外國軍隊），中國可將錦州四周之剩餘軍隊撤至關內。此項提案被日本撕去，變成日本之提案，謂如中國撤退其在滿洲之殘餘軍隊，日本在原則上不進兵至該撤退區域，但除非日本安全不需此種行動。行政院有一建議，謂各國領事軍事參贊等在當地與各方接觸，協同當地中日軍隊司令設立一小規模之中立區域，以覘中日雙方是否遵守，此項建議被日本自尊而强硬之抗議推翻，反對任何『第三者之干預』，日本謂自最初在原則上即反對此事！（後來日本指責中立者之報告謂並無華軍集中軍隊移動及威脅錦州區域日人安全之事，並不確實，在製造土匪騷動故事及華軍大批增援後，日軍遂進攻錦州矣）。行政院於是迅即放棄其建議，在以後之會議中致力於壓迫中國接受日本提議，此誠怪事。

中國政府對於此點，意外强硬，——如美國某記者所云，行政院在冷淡的努力令日軍自滿洲撤退失敗後，現發現彼等同樣不能令華軍自其剩餘領土撤退，俾行政院能尊嚴的自巴黎撤退。

最後將尊嚴拋之九霄，行政院彌縫一種定，在此協定中日本再三向美・英・法各國政府允諾在原則上不攻取錦州，行政院又通過一次不擴大糾紛不使事件嚴重化之決議。當此次會議完結時，在巴黎談話之題目爲日本政府及滿洲日軍是否能體諒他人保全行政院『臉面』，在行政院理事返國之前停止進攻。無論何人皆明知日本雖然對各國有許多信誓及允諾，仍將進

攻錦州，完成其征服滿洲。

此事在相當時期，確即發生，當報載此事時，曾有謠言謂中國政府擬立即請求召集行政院會議，英法政府立即宣布行政院在三星期後之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常會前，無論情形如何，不提議召集會議。此事雖然盟約第十一條第一節特別規定如有『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危險』，『秘書長應依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要求，立即召集行政院』。換言之，將來一國受侵略危險時，須知不僅列強可以如此解釋彼等在盟約下之責任，拒絕採取任何行動，但若受侵略之犧牲者，擬執行盟約下毫無疑意之權力，請求立刻召集行政院，彼等且將拒絕參加行政院會議矣。

四、英國在談判中之地位

吾國(英國)政府在行政院議事中所處之地位如何？自然各種辦法大半皆吾國政府政策之結果，但不能常常申述謂行政院之行動主要皆吾國政府態度之結果。吾國政府反而指責美國之迂緩，自然美國政策，如道威斯大使所解釋，暗昧失望。但美國政府曾表明其意志，第一，在斯蒂生之照會中主張行政院在權限之內行使一切權力及壓力，並保證若果如此，『美國將由其外交人員獨立之行動，努力鞏固國聯之措施，並表明非不注意此問題，並未忘卻中日在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對於其他簽字國之責任』第二，在批准十月決議案全文，時間限制除外之時。根據上述，吾人已經解釋能如何保證有美國之擁護及適合盟約而制定一種政策。其餘，美國之態度並不難瞭解——總統選舉，頗為重要，是以整個問題全在國聯手中。若果如美國政府所認識，情勢如此發展，結果需要美國之有力行動，美國輿論當明白了解，美國政府採取此種行動，須完全獨立，並不因為以某種方式與國聯牽聯而捲入漩渦，此堪注意也。

再者美國在巴黎之公私輿論頗憤慨英法政府擬將彼等行動之遲緩諉責美國，吾國政府未能擁護後此美國致日本之強硬照會，此種情感並未減少。

英國政府態度最寬大之解釋為甫行執政，國內及印度困難問題，分散其精力，因此將問題委之外長，而彼又為一新手，完全聽從外部常任官之意見。以下為吾人在行政院中毫無掩飾之事實紀錄：

西門爵士僅去巴黎二三次。第一次之赴巴黎，保守黨報紙發表讚美文字：謂西門以冷靜具體之頭腦；可以不受「日內瓦空氣」愚昧之影響，而發現一政治家式解決方案之可能。吾國外長提出一解決整個問題之方案，誠然彼曾提出一種意見，主張中國應對日本及列強誓言，尊重其在滿洲之條約責任。中國政府答覆，第一，指陳其已發表之宣言，謂其決定完成在盟約下之一切責任，尊重條約責任及提出與日本仲裁皆包括在內。第二，此種提議之辦法，在任何情形下，應為互惠的，蓋自中國觀點言，日本對於條約責任之態度，亦多可以批評之處。西門爵士從不知此項中國照會，雖然此種照會對於問題頗有關係，但對於互惠問題，氏顯然並未答覆，蓋氏一再向道威斯大使申述其提議，並粗率提醒華盛頓九國公約及門戶開放政策之存在，且如允許日本以武力施行其滿洲權利觀念，上述二者頗有

此爲國聯行政院如何處理中日滿洲糾紛，吾國政府所處之地位，及吾人對於以後發生任何事件，應負責任之眞象。（完）

被日本間接推翻之危險。關於中國對於條約，在吾國外長顯然成一新鮮事件。其次發生之事爲華盛頓傳來之消息，謂英國意見不能接受，因對日本軍國主義讓步過多也，吾國政府高唱對於糾紛之政治家式之解決方案，遭遇迅速的可恥的極大失敗。

第二次之赴巴黎，西門爵士與日本代表及行政院各理事，作秘密談判，但中國除外。當行政院陡然得知日本決定，㈠在實行開始撤兵以前根據五項基本原則與中國獲得協定；㈡此項協定不僅接受日本主張之原則，而此項原則，每條皆爲許多要求之總綱；㈢日本觀點中之『安全』，包括過去三十年中中日在滿洲一切問題之條約及協定；㈣中國宣言承認其在滿洲既存責任，猶不滿足——必須締結概括一切之新條約，直接交涉之結果，將以前各種條約重新加以規定，作爲日軍撤退之先決條件。

一侵略國家宣布其擬將征服之國家變爲保護國之意志，勿需再有別種說法（除過日人不能令國聯等待一小時即用日語大聲演說——此爲東方表示鄙視之方法）代表英國政府之西門爵士，常爲國聯最重要會員之一，在滿洲問題中尤爲舉足輕重之一員，應作行政院各國理事之領袖——但彼毫無建白，未幾即返英國，不再露面。

上述事實爲巴黎行政院會議時，英國領袖下之總記錄。其餘問題全付之西錫爾爵士令作無米之炊，——意即由英國政府之決定中，籌劃一國聯政策，令盟約缺席裁判，無論有任何事件發生，不令提出盟約已被破壞之問題。

費希德演說什麼叫愛國心



奮勇譯

譯者導言

費希德生於一七六二年，一七八零年入耶拿大學，初肄業神學科，惟後來因受斯賓哪查Spinaza的影響，轉學哲學科。自後數年間，專攻康德哲學。一七九二年，氏曾發表其「認識論的論文」Versucheiner Kritikaller Offenbarung一文，頗受當時學術界的推崇。一七九四年，氏始任耶拿大學教授。至一七九九年，因有反對宗教的嫌疑，而去職。數年後，復由耳浪根Erlangen大學聘為教授。一八零六年，普魯士軍慘敗於拿破崙之手，德意志的存亡，處於最大危險之中，時費氏方奉命計劃柏林大學的組織和建設，一八零七年冬，開始講演其最著名的「告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演說辭計十四篇，至翌年春，始告完畢，此後費氏即一躍而居於復興德意志運動的領袖地位了。在社會腐化，元氣斲喪，政治受人支配，國土喪失大半之秋，費氏苦心孤詣，倡為新教育之說，有如暮鼓晨鐘，發人猛省，使德意志民族，一心一德，以復興國家為職志。當時受他影響最深的，莫過於一般大學生，一八一三年反拿破崙戰爭發生的時候，他們何等慷慨激昂，咸願拋棄頭顱，為國捐軀。固然愛國心的滋蔓，文學家Arndt Schenkendorf，軍人Scharnhorst，體育家Jahn等人的功勞，雖亦不尠，然而能以最透澈的理論，解釋社會革命的必要，和廣殖大規模革命的計劃，則不能不首推費氏了。拿破崙敗衄後，德意志雖以民力獲得了獨立，然又淪陷於專制的深淵，人民的一切自由，都受很大的鉗制。這時候，德國大學生所發動的統一運動，憲法運動，又顯然係為費氏「告德意志民族」演說的餘波。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受軍閥的禍，雖見敗於協約等國，然而於財盡力竭的當時，仍能保持其國家的人格，數年後又能以國民的努力，恢復國際的聲譽，此亦不能不謂費氏新教育運動的效果了。

讀費氏「告德意志民族」演說辭，請注意下列兩點：

1費氏距今既百有餘年，遠在社會主義發生之前；國家主義發展最盛的時候，他的言論，偶而有守舊的趨向，誠不可免。

2費氏的思想，處處都可以表現出哲學家銳敏的眼光來，雖含義的深奧，頗費索解，然而他思想的透澈，計劃的精深，

非僅爲德意志當時救亡的良方。

世界的思潮，日益變遷，雖今日德國的學術界，多目費氏「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說辭爲「老古董」，然而費氏所論列的社會情形，和他所深悲隱痛的外侮，正與中國今日的情勢，深相吻合；他又以自省的要旨，勸告國人，認明自身的過失，亦係中國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反省。至於費氏所提倡的新教育，雖經過百餘年來的修改，尚未十分完備，然其對於公民道德的訓練，則自始至終，即收莫大的效果。中國社會果欲澈底改革者，此點亦亟需注意。



德國大哲費希德

譯者深感費氏自省的精神，和新教育的功效，實爲中國今日救亡的良藥，故不惴謭陋，特將其最關重要且極適合于中國目前環境的選譯其第八講介紹於國人之前，俾作借鏡。費氏說：『體力和武備絕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只有大無畏的精神，才能勝過一切。』又說：『認民族爲永遠不朽的團體，要將這種認識用精神的訓練，培植於民衆心理裏面。』這正是中國目前所需要的。

什麼叫愛國心

現在我要解釋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叫做愛國心？詳細些說，個人對於國民團體底忠誠的定義怎樣？

有些宗教家說：天堂就是我們的祖國，主張人們只須服從上帝的誡命，在世間不要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當耶教初傳入羅馬帝國的時代，固然有許多人信從這種信條，他們藐視物質慾望，不要國家，不要政府，這種人格，確是很可欽佩，但是這只能算是歷史上的特例。我們如將世間的事務一概置之不理，那麼，生活更會失掉自由的興趣，完全受來生慾望所支配；這種思想，在特殊情形之下，或者可以培養高尚的人格，然而在普通社會之下則不然。人世間的生活固不得忽略，來生的觀念只可給奴隸們唯一的盼望，或者作爲君主的霸業工具。我們個人的自由，既未受限制，當然不能服從這樣的宗教信條；我們的目的係在阻止世界變爲地獄，而將世間的幸福視爲天堂的先聲。

人類的本性只會催促自己在世界上尋找幸福，在世界上樹立永遠不滅的事業。這一點，我現在找個例子來證明：那一個志向高尚的人，不希望他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傳襲他的事業和思想，即其生命最寶貴的一部；他個人正直的行爲足爲一時代的模型，他個人的道德足爲一般社會所信仰，他那有不希望將這種崇高的人格遺傳於後世，使牠顯露於他後人的生活之

上。又那一位智識高深的人不盼望創立一種大事業，而使這種事業成為創造新時代的淵源；誰都盼望將這永遠不朽的事業，作為短短底生命的代價。歷史雖然不一定記載他的貢獻，希望死後的光榮，是卑鄙和虛浮的慾望—但是在良心上知道自己的事業永遠不會毀滅才是最深切的愉快。懷抱這種志向的人，乃是社會的基礎，能夠創立文化道德；其餘一般愚懦無知的人，都要受人格高尚者的指揮，直到他們的人格和前者相倣為止。

然而，要我們的事業永遠不朽地存在，究有什麼保障呢？只有我們組織永遠不會腐朽的團體，才能給我們以這種保障。我們所生長的精神環境，就是產生我們，教訓我們，育養我們的祖國，能夠保存和繼續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國家不滅亡，則我們的貢獻，將永遠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他的進展。

站在精神的立場上，國民的解釋就是這樣：維持共同生活，繼續不斷地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滋長的人類社會組織，這個整個的人類社會組織，在一定的進化律支配下面，可以產生永遠不滅的神聖工作。這種進化律，就是國民本性底神聖的表現，永遠不絕底表現，規定和促進國民性的進化，都是牠的職務。摹倣外國一般人不相信民族特性底永傳不絕和發展底可能，以生活底循環為宇宙的定律，而希望來生的幸福；這種人簡直不能組織國家，不能算作國民，完全缺乏民族性。

志向高尚的人對於自己神聖工作永存的信仰，根據他對於國民永久生存的慾望，而相信國民性產於原有的本性，且會不斷的進展，亦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支配或變更。這種民族性是永遠不朽的，我們的事業也憑這特性而永遠存在。我們本來就希望這種民族性永遠地存在，因為這樣，我們個人的生命更能延長至於無窮。我們這種信仰，和事業永遠不滅底要求，更是我們國家生存的關鍵，我們也要重視團體底共同的需要，愛國心即由是而生。愛國心的表現，最初是尊重和信任，後來則實現在個人對於團體的貢獻，替國家犧牲的精神。本來短短的生命於我們有多少利益呢？不過因為他有永遠繼續的可能性，延長於國民生活之中，我們才認他為寶貴。這樣同生死，共患難的神聖觀念，將使我們自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保存國家和我們共同的生命。

這是一個千古不變的道理：純粹的『愛』，不是一時的慾望，也不維繫在物質上面；他的對像，須有永遠不滅的生命。如果我們不相信我們底生命有永傳不絕的價值，我們心裏的自愛心，更沒有實在的對像，愛國心也就沒有發生的機會。宗教家以為人死後才有永久的生命，否認人類生命的長久性，他們雖然有死後升天堂的希望，但是在世界上則絕對沒有國家可歸依。純粹愛國心的具有，必須先明瞭國家的永久性，心裏不會存有國家觀念的人，我覺得他很可憐。愛國的火焰，如果蕃殖在一個人的心裏，他的精神可以包括此生與來生，在這世界上即既嘗得天堂的美味，遇必要時，他會因為維持自己的國家而奮鬭到底，使國家的生命不受任何損害。

上面所說的理論底證據，在以往的歷史上時常見得到，羅馬人為國家忍受無窮的痛苦，為國家犧牲一切源於什麼動機呢

？在羅馬的記載裏面說得很明白：他們相信羅馬永遠不會滅亡，並且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與祖國同其長久。這種信條，並不算是錯誤，羅馬的精神創造品，有永遠流傳底價値的，直到現在我們還看得見。——（譯者按：這是指羅馬法典，羅馬建築……等而言）。

在這裏所謂國民和祖國，更是世間永存的保證，他的意義，遠超於國家和社會組織之上。國家的目的在治安，維持法律的尊嚴，使各個分子能安樂其業。愛國心的目的在維持世間永遠不滅底精神的發展。完成國家的和平和穩固，不過是達到牠的目的底一個條件，一個方法。因此國家應該受愛國心來支配，並且在一國之內須以他作爲最高無上的獨立機關；他支配國家的第一點，就是限制政府治安的方法，國內全部的和平有時不免阻碍個人的自由。如果治安可算作國民生活唯一的條件，個人的自由更須受最大的限制。而個人自由的表現，也須用最嚴厲的規則來規定牠，然而，這是進化底人類觀念所不許可的。自由本是知識發展的基礎，法律要能顧及到人民的進化，這雖然對於治安稍有危險，然而對於自由底限制，將要減到最低的限度。

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例子：强盛的民族限制被征服者的獨立權，而反謂他們所需要的自由限度較他國爲低，換句話說：他們有了無限的自由，一定要互相殘殺的，表面看來，這句話或者含有幾分眞理，但是這種民族早旣喪失了原氣。此種民族，旣不求獨立的發展，的確不需要自由，施以相當的敎訓，即能維持他那無味的生活，並且還可以作敵國野心家的良好工具。任何國家的人格，是否能够降低到這步田地，現在無須討論。但是，元氣充足的國民，需要自由，自由也就是元氣不滅的保障，而且歷年愈久，自由的限制也愈益減少。反之便自由多受限制，這更是愛國心干涉行政的第一方面。

再則愛國心應該指示國家最高的目的，不僅在於治安，保障個人自由，生命和所有權，國家的武力準備，即應以此爲標準。等到使用武力的時候，前面所說的自由，生命和所有權，與及國家的存亡，全處于萬分危險的關鍵，雖則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怎樣？政府要能決定將國家一切的軍備，以維持國民元氣的永續，具有這種犧牲精神的政府，才是眞正領導國民的領袖。僅僅維持傳統的約法，法典和公民的生活，跟着前代的足跡，絕不是積極生存的表現。這樣，在和平時代，並不需要正式政府，只要有一個維持現狀的機關，即可延長國民的生命。然而，到國難臨頭，國家內部發生種種新問題的時候，需要積極的生存表現，在這存亡危急關鍵之下，那樣的精神才有領袖的資格？那種精神才會明確的判斷和勉勵一般人犧牲一切呢？維持憲章和法典的和平精神是不够的，只有像火焰般冲天的愛國心，才能於國家存亡之秋，喚醒國民救國的精神。僅僅維持憲章和法典的存在，隨便那一個君主都做得到的。一國的君主，雖然將他的國民視如奴隸—除了被壓制的民族以外，那裏還有奴隸呢？—任他限制他們的自由，然而，如果君主認識了他利益所在的地方，一定不會剝奪被壓迫者所有的物質，而在他的

統治之下，一定有維持生命存在的可能。如果被壓迫者所慾望的僅僅是和平底生活，那麼，絕對不會有反抗的運動發生，因爲他們並不盼望戰爭發生或繼續，政府如能讓他們恢復舊時底習慣，他們就會平靜下去的。國民對於生命應有永久傳續的希望，才能堅持至死不屈的愛國精神！

這又是歷史上常見到的例子：正確的統治力；激烈的戰爭；死力的抵抗都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然而這種勝利，一定有永存的慾望作他們的動機。

德意志的祖先，羅馬人名爲日耳曼民族，他們堅信祖國不會滅亡，而以死力抵抗羅馬帝國主義（Römische Weltherrschaft），難道他們不知道羅馬屬地文化程度的高尚，生活的美滿，法律制度的完備嗎？難道羅馬人不允許他們享受同樣的權利嗎？日耳曼的君主曾經叛逆地投入羅馬的戰陣，統率羅馬軍隊，接受羅馬恩惠，被同胞們驅逐之後，逃到羅馬去躲避。難道這不是羅馬寬政的證據嗎？難道他們未曾明瞭羅馬教育最可崇拜嗎？不然，這些情形他們都很知道，而且當時早就有日耳曼人親赴羅馬，學習種種軍事訓練；他們的自由，證明沒有危險之後，更整個的接受了羅馬的教育。然而他們累代的戰爭，精神始終一致底殘殺的戰爭，爲着什麼緣故而發生的呢？一個羅馬文學家記載某日耳曼君主的話：『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維護我們的自由或戰死於疆場。』他們認爲能自由才能保守他們固有的名稱——德意志人，而依照他們的思想，治理本國的一切事務，使文化一步一步地前進，且將這樣的自由權永傳不絕。羅馬人用種種的權利來羈縻他們，但是，他們一概都拒絕了，爲的是他們不肯作奴隸。他們每一個人都承認生必作德意志人，寧可戰死，決不肯作他人的奴隸。

我們的祖先，並沒有死盡，也沒有作奴隸，尙且能將他們的自由權遺留後世，使整個的世界史大爲變更。假如羅馬人的目的——剝奪他們的民族人格——達到了，那麼，人類文明的進化，更要完全變更方向。我們——日耳曼民族的後裔——絕未喪失我們的元氣，依然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實在都是他們奮鬬的效果。國外的德意志民族——（譯者按：此即指投降拿破崙的數邦），當時雖然還未成立，但是我們祖先的奮鬬，却也替他們爭得了生存的權利。

日耳曼民族和其他爭取自由權的各民族，所以能夠得到勝利，實基因於他們有希望永存不滅的精神，具有這樣的精神，在任何條件之下，都可以勝過沒有這樣精神的人。體力和武備絕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只有大無畏的精神，才能勝過一切，如果犧牲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奮鬥又不敢超過一個爲理性所劃的界限，這種人一旦遇着較强的抵抗力的時候，一定不能持久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夠拋棄一切，抵抗到底，絲毫不估計到生命底價值，這樣，最後的勝利，必定是屬于他的。整個的民族，也是一樣，如果以得到獨立爲目標，抱着這種目的而奮鬬，無疑的，他必會勝過替他的敵人作戰的軍隊。

總括上面所講的，政府的職務是統治和平進展的國民生活，除開保障國民生活以外，他更沒有存在的道理。至于國民精

神的努力——愛國心——在和平時局之下，應具有監督政府的權力；在國民自由感到萬分危險的時候，更是國家的救星了。德意志人民的元氣既未損傷，愛國心從來就很濃厚，每在緊急的關頭，他的救國底勢力，更會湧現出來。然而德國的聯邦制度，把國家和民族截而為二，屬於國家的諸邦，各有不同的約章，法典和制度；民族則只有一個，凡德意志的語言，習慣和制度相同的人民都包括在內。每一個分子既屬於一個小邦國，而同時又屬於德意志民族所共有的祖國。每一個公民在祖國任何地方都有遷居和營業權，他來往在邦聯範圍之內，也沒有人可以干涉他；此邦不許發表的言論，在他邦或可發表。雖則各個邦國的制度很專制，公民的自由也常受限制，然而，就德國全體來看，言論和研究永遠能夠得到最大的自由。這種教育——即知識之傳統，在整個國民團體之下，各個分子俱受全國民同樣的教訓。我們這種權力，從來沒有君主干涉過，而國家大事的決議，固然不是每次都能夠得到愛國心的同情，但是直接反對愛國心的決議，都不曾有過。愛國心也從未受直接的壓迫，統治階級也未曾設法以他種精神來代替愛國熱忱。

我現在要問一問：如果德國文化的發展和國家武力的運用，不受德人愛國精神的支配，而淪於別個統治階級之下，則其結果怎樣呢？

講到這裏，我要請諸位回憶到我首次的講演，我當時曾經說明對於國事明瞭觀察之必要，直到現在，我們用德文討論祖國大事的權利，還未曾被剝奪，我們就放棄這種權利，也是無濟於事。

在我們的理想中，將支配我們的外國認為至善，認他的目的在求民衆的和平生活，但是這究竟是不是德意志民族所希望的幸福呢？諸位請參閱外國法律家和文學家的著作，那一個不是以平等，安寧，國家光榮為目的？最高的一點，還是以個人的享樂作為國家最後的標準，這是一般文化領袖所認為最高的幸福。他們對德意志縱使肯施仁政，也不過滿足我們物質生活的慾望而已。到那時我們為人生最高貴的財產——愛國心，在國民生活中，將沒有存在的餘地。等到愛國精神鏟除之後，我們民族的人格，即將降低，而德意志的前途，更全沒有希望了。

我今年的演講，將防禦國民性神聖表現被消滅的唯一方法，宣告於諸位。同時預備將我的講演提醒諸位純潔無上的愛國心，至於我所提議的方法就是：認民族為永遠不朽的團體，要將這種認識用精神的訓練，培殖於民衆心理裏面去。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起
至二十一年三月廿四日止

國內

中日停戰會談

首次會談

中日代表，經英使斡旋，三月十四日在英領署會談，除郭泰祺重光外，并有英美法使及義代辦列席，會談結果，成立臨時協定，內容如下，㈠中國軍隊保守現駐之陣地，距滬二十啓羅米突以外之區域，同時日軍亦由現時佔領區域內退出。㈡軍隊撤退區域內之警察及行政事宜，仍由中國當局負責管理。㈢由中日雙方合組委員會，由中立國代表參加監視日軍之撤退及撤退區域之管理。

二次會談

十九日晨十時至十一時半，中日代表在英領署開第二次非正式和平會議，出席者除顧維鈞郭泰祺，日代表重光松岡外，英，美，法，三使及義代辦均列席，十一時半散會。下午四時續議至六時。會議記錄未公布，雙方對外表示，意見較接近，大致順利。上下午均討論實行停戰及日撤兵具體辦法，大體已經擬妥，已分電向政府請示。凡關於含有政治性質之問題，及所謂圓桌會議，概未談及。重光曾提遏制抗日，我方以此爲政治問題，不屬討論範圍，重光堅持認抗日不停，日認未得安全，將認撤兵時機未熟云。聞日外相芳澤致重光訓令中三點，爲（一）中國軍隊守原防不再前進。（二）日軍撤至淞滬鐵路沿線。（三）組織中日委員會，會同外國代表等監視日軍撤退，及處理撤退區域內之警察事宜。故在會議中，重光曾提出中立區問題，我代表拒絕討論云。

三次會談

我政府訓令，二十一日晨到滬。下午四時至六時，英美使義代辦中日代表續在英領署會議。法使未到，由參贊代表出席。議決案如次，（一）中國軍隊暫留駐原防。（二）日本軍隊按照一定程序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前之原防，此項程序將由正式會議規定。（三）由參加各友邦之代表在內之合組委員會，證明第一及第二兩項之實行。雙方同意，依據上述三項基本

原則，於本星期三進行正式會議云。

會議延期

二十三日晨正式會議，因郭泰祺臨時通知重光，暫行延期。延會原因，全因軍事代表問題，外部發表蔣光鼐被任為我國出席代表，原係以日方出席軍事代表，亦由最高級司令白川充任，現白川既不出席，蔣自亦不便出席，但已表示仍留滬，從旁贊助會議進行。我方已電請政府，另簡代表，惟因交通關係，不能依原定時間出席，二十三日會議，不得不延期。我方已任戴戟為出席滬會軍事代表，戴現在滬。郭泰祺晚七時通知重光及各使，二十四日晨十時正式會議。

日軍增援

日軍換防，積極補充，十一師團及二十四旅團之準備回國者，總數不過一萬六千人，而陸續派來接防之第十四師團步隊，不下三萬，可見日軍仍在備戰。十七日晨有三運送日船，載來日兵千餘名，在張華浜等處上陸，並軍火一批，內中重砲不少。大連方面前共運來糧械七八次，昨今又到兩批。其由奉天丸裝到者，在黃浦碼頭運陸，同時有軍火兩批運津漢。十七日晨日魚雷艦四艘進口，亦有日軍裝到。

十八日運到第九師團補充兵二千餘人。十九日運到軍械一批，以魚雷艦及砲艦二艘護送，瀏河口亦有日軍千名登陸。朱家橋紅橋一帶，日方十八十九兩日，開到援軍約一千名，構築防禦工作。軍械糧秣，由滬運到頗多，大砲多尊，列於步兵線後，砲衣已褪。二十一日，日艦三艘，運陸戰隊五六百人抵瀏河。二十二日晨，到日補充兵二百餘人。眞茹日軍司令部又運到大批軍火，內有子彈數十箱，小鋼砲十餘門，機關槍十餘架，午後二時，大場方面亦運到大批糧食及軍械。二十二日下午一時，楊林口到日艦十五艘，有日兵千餘名登陸，向茜徑新塘市一帶前進增防。二十三日午，日輪安南丸載來新兵八百名，即開前方，同時有兩運艦滿裝軍火及軍用品至楊樹浦卸落。

日機活動

十六日早十時，敵機一架偵察蘇州，在城中迴翔，至午後二時飛去。崑山上下午飛到日機，偵察四次。日機二架十七日早到蘇州崑山偵察。十八日晨十時，日機一架偵蘇城及車站，繞六匝，崑山常熟亦有日機往來偵察不絕。下午二時，日機一架，由嘉興飛盤繞兩週而去，三時許該機復在武康發見。十九晨，敵機一架，偵察崑山青陽港。二十日晨十時敵機一架偵察蘇州，上午十一時，日機一架，又飛杭偵察，盤旋約十五分鐘之久，始向北由沿海線飛去。又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許，有日機由東飛過租界往滬南，良久復回租界盤旋，飛往閘北方面。二十一日晨九時許，敵機二架偵蘇。同時，有敵機一架偵察常熟。上午十時，日機一架，又飛杭偵察，約十分鐘即去，在城站放槍兩響，未傷人，但在覓橋槍傷農夫一名。二十二日晨八時至十時，日機一架，在崑山一帶偵察，另一架偵察常熟。二十三晨六七時，閘北有日機四架高翔多時，旋又至蘇州河華租界交界處偵視，歷一刻鐘始去，同時南市方面亦有日機一架，自浦東飛來，盤旋多時，既而又至高昌廟一

帶視察，飛行頗低，惟未擲彈，至午後二時許，又有日機一架，至南市盤旋。

前哨接觸

日軍方布常熟・劉河・茜涇方面爲十一師團，嘉定・南翔方面爲十四師團。茜涇口及沿江一帶，每晚六時後，日軍必登陸放步哨，黎明回艦，潛茜涇口之日艦二艘，十七晨四時用探海燈照射滸浦，距太倉東門十二里之楊家橋，十七晨發現日軍十餘人，滸浦口外三十里，十七晨四時，發現日艦二艘至七時許開往下游。十九晨二時，劉河日軍百餘名，向陸渡橋前進，與我哨兵略有接觸，至下午三時，槍聲續起續繼。劉河口大批日軍，十八晚開劉河鎮・太倉九曲附近日軍，連日在該處掘壕，已將完成。二十日下午一時，日軍約一排，向我太倉前進，至西竹橋與我步哨接觸，旋即退去，新到第十四師團司令部設劉河，並在劉河嘉定一帶施放汽球。

二十一日，常熟七了口，到日艦十一艦，楊林口二十一日亦有日艦數艘，均滿載日兵，至晚未登陸，黃渡我前線二十一日有日軍數十人窺探陣地，被我擊退。在新塘市一帶掘散兵戰壕極忙碌，茜涇以南日軍建築砲台，黃渡方面日軍時以騎兵向我方偵察。朱家橋楊家橋九曲六公市等處有日軍三四百人，築防禦工事甚忙，前線沉寂，敵我間相距約二千米突，所有槍聲俱係巡哨隊與哨兵發出，且敵騎兵往往迫近我防線，圖偷襲，被我軍擊退。

況。

外員視察

各國駐華使領代表，奉各該政府訓令，均已派員往前線實地觀察，美法義使館，皆有代表派赴崑山一帶考察實況。

義參贊端挪十七晨偕我外部李潤明等，先赴十九軍總部，繼至青陽港視察，午後五時赴蘇。法參贊何伯瑪十七晨赴京・美參贊韋門，十七晨七時由崑來蘇，在黃鸝及景德路視察一週，由我武官四人陪往。美副領芮諾思，十八晨再乘專車赴崑山轉安亭太倉視察，晚返蘇。義參贊端挪十八日晨十時赴京。美副參贊梅爾，武官愛特姆生，十七日下午三時十分，由滬來杭，省委會曾養甫等導往筧橋勘察被日機炸毀情形，十八日晨十時返滬。

美參贊韋門，十九日晨九時，又赴青陽港，午後五時赴京・美僑榮梅生等，因日機十八日飛蘇偵察，十九日電國聯調查團，請向交涉。又美參贊偕張學良代表何世禮，晨帶護兵一名，赴前線視察，由崑山步行至陸家浜，四時由崑回蘇。法參贊何伯瑪二十三晨九時由京來蘇，十一時赴青陽港一帶視察，下午四時返蘇・美參贊仍在蘇，尚須調查。

調查團視察戰區

新聞界歡宴

三月十七日午滬新聞界在萬國體育會宴國聯調查團，邀各西報代表及顧維鈞郭泰祺等作陪。史量才主席

，致歡迎詞，要點有云：『然而我們還有不得不加以說明的，即日本不僅是親手做下了不正直的行爲，並且極力壓抑一切正直的呼聲。我們是新聞界同人，我們深知我們的責任是共謀人類的和平與福祉，同時對於迫害人類和平與福祉的行爲，應當予以嚴正的揭露。然而青島的民國日報，竟被日人焚燒了，上海的民國日報，竟在日人威脅之下停刊了，此外在福州在長沙在北平都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本月十五日天津電，大公報又因爲刊載一張插畫，遭日本領事的威脅。諸位，日本既多行不義


追隨調查團之吉田茂

，復欲一手抑止我們的正直呼聲，掩盡世界人的耳目，可是世界輿論，不早已同樣發出正直的呼聲嗎？最近不是更形一致了嗎？可見世界人士耳目，決不能一手掩盡，而這種行爲，更決不能爲世界正直的人士所原恕。對於國聯調查團諸位先生，我們不願任何要求，但是國聯的責任，是維護公理，維護和平，我們唯一的要求，亦即公理與和平。』又謂『十年來國際聯盟調停國際間的糾紛，曾積下了不磨的光榮，我們熱望國聯常保此光榮。』萊頓爵士代表調查團答謝，略謂余等聞中日均有軍閥，但其力量究不如在此與論界宴會中主席之大。余每次談到和平，余均以爲公正將戰勝武力。惟有將此意申述，祝中國言論界之健康云。

顧維鈞演說

顧維鈞十七日晚八時，在榮宗敬宅宴調查團，並邀宋子文，孫科，郭泰祺，孔祥熙，陳友仁，吳鐵城及各國海軍司令陸軍武官，及英總領兩工部局董事多人。顧氏說謂諸君來自遠方，胸無成見，定能用公平眼光觀察中國。中國現在處於過渡期間，國家正在改造新陳代謝，進行極速，近自日兵侵入，事情逐漸擴大，中國所受損害，暫緩全盤托出。但中國改造前途，因此受極大打擊，政府行動，亦受嚴重阻撓。諸君調查期間，當能發現中國人民於中日關係問題，民氣極爲激昂，但作更進一步研究，便知中國人民憤慨，實係武力政策對付中國之反響。表示憤慨之方式雖各不同，或以言語文字，或在購買外貨上示區別。其原因要在中國以外，且非中國所能控制。九一八後，事變影響，尤爲重大，調查團使命，不但中國重視，世界各國亦深關切，遠大眼光之政治家，苦心孤詣，以盟約及非戰公約導世界於和平，然此項約章，是否能爲國際關係健全原則，是否有保障和平效力，現成絕大疑問。和平公約能否實行，余深信於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必有相當辦法，和平公約尊嚴，必能重行恢復云。

十八日午後，調查團以全力從事於工作，徵詢各方情形。市商會晚八時在華懋宴調查團。王曉籟主席，有甚長之演辭。

林主席歡迎

國府主席林森電國聯調查團，表示歡迎之意，並希對中日爭端主持公道，謀一公平之解決。各地電調查團表示歡迎者甚多。

淞滬戰區行

參觀戰區，經張祥麟與鹽崎二十夜十二時始決定，華備車九輛，日備車三輛。調查團二十一日晨九時二十分由華懋出發。五調查員秘書海斯因事未往，中日各五員。我方除顧維鈞，張祥麟外爲王景岐、戈公振，張廷榮及國聯華秘書吳秀峯。日方五員爲吉田，鹽崎、及大佐渡邊，佐籐，中佐澄田，我報界不能去，日記者則大批出發。出發汽車均經日人先行檢查，並於車窗貼日文標識。內六輛係調查員乘坐，車頭交叉我國旗及各國旗，視車內調查員國籍而異。惟用英旗者有兩輛。每車均有武裝日憲兵一名壓車，指示路線。經北四川路寶興寶通等路，直駛眞茹。沿途滿目瓦礫，不見人烟。交通要道，均有日兵把守。眞茹防禦工事，到處可見。調查團下車入暨南大學，由日軍官授每人英文日軍作戰地圖一，聲言華軍退後，日軍始來此駐紮。乃入致遠堂及洪年圖書館，日方指館外側門所貼反對調查團來華標語，謂此係暨大學生所貼。萊頓等笑而不言。王景岐嗣謂日軍來此已三週，儘可從容布置。日方指洪年圖書館中書籍爲華軍帶走。萊頓大笑，謂退兵時軍火尙不顧，何獨惜書籍耶？調查團由暨大回時，見炸毀之敗牆頹垣，自攝照片數幀。暨大致遠堂內有反對市府接受日方所提四條要求及反對解散抗日會標語，日指爲反日之證，比釋其義乃非是。十一時折回北站，日軍預在站內月台以布欄一小室，桌上置大地圖，由日軍一少將說明作戰情況。萊頓於日軍出發處，攻襲處，詢問極詳。並問當時對無防禦之平民擲彈，有何必要，論辯頗烈。

萊頓詢日機所擲係殺人彈抑燃燒彈，日方否認係燃燒彈。問何以中彈起火？則稱華軍儲火藥於民房。問不虞傷平民乎？答以十分小心，絕不傷平民。問高在若干丈以上之飛機投彈，何能保其不及鄰屋？則再三强辯，仍以十分小心爲辭。至商務書館，見僅存牆垣。乃至東方圖書館詳勘，日方聲稱，館內重要書籍早已搬出，萊頓以詢王景岐王謂變起倉猝，如何搬法。又詢書籍幾何，王告以約數，並謂商務全部各省府縣志，謂文化重要書籍，今已全燬，損失無從計數。嗣經北四川路大通庵站等處，參觀八字橋江灣跑馬廳等處戰地，日方引調查團至屋頂，說明附近作戰情形。又往觀被毀之勞動大學，江灣車站，及跑馬場，場內現有美商團四人駐守，時逾一時半。乃驅車至楊樹浦公大紗廠內日司令部午餐，首座爲老叟菱刈，植田陪席，每人僅蝦半隻，牛肉一塊，臘腸兩塊。餐後小息，由白川引至樓下，問萊頓仍須往吳淞一行否，萊頓未置可否，顧維鈞及張祥麟力謂吳淞地位重要，必須往觀。白川無言。三時由軍工路往淞，沿江一帶，皆爲防禦物遺跡，淞鎭內景象較閘北尤慘。三時五十分抵砲台，路上三合土被炸翻起，大砲砲管多炸成兩三截，砲口亦毀，且有被移去者。調查團中人謂，此必日軍占後重力炸毀，繼謂砲皆老而不合用，炸去亦無可惜。憑弔一小時始出。仍經軍工路，於五時半返華懋。日人於文化機關被毀，輒以華軍在內作戰爲辭，以答調查團之問，途中風沙甚大，隨員等乘車多無篷，回滬時塵垢滿面，幾如黑人。

蔣就軍委會長

林

主席十七日晨離洛，十八日晨一時二十分抵徐，九時五十分專車抵浦。呂超．高凌百等在浦迎迓，隨乘澄平輪渡江，晤蔣汪各要人，林此來係招待國聯調查團，已電調查團表示歡迎。洛陽尚留谷正綱．葉楚傖．陳果夫．李烈鈞等四中委，辦理行都事務。

蔣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蔣中正，及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十八日分別就職，其通電有云：『中正身慚棉薄，悚懼靡生，惟國難至此，遑計專責，許身革命，義不容辭，進退去留，一惟黨國之命是從，始終死生，不敢或苟。遵於三月十八日就職視事。』蔣中正通電就職後，即將該會辦公廳職員分別任命，假前總司令部為辦公地點，於二十二日正式開始辦公。該會職掌方面，計有國防綏靖之統率，軍事教育之決定，軍費支配軍實補充之審核，軍事建設軍隊編遣之決定，及少將以上任免之審核等。

汪

二十一晨八時，汪赴陵園，與蔣林對外交有重要商洽。後赴行政院召開談話會，討論外交問題，並決定國難會議仍在洛陽開會。會期改在四月七日。二十二日汪精衛為現役軍人不兼政務官問題，特發表談話，謂現役軍人不得兼任地方政務長官之規定，應於最短期間實地實行，已得二中全會之通過。惟所謂實地實行，仍予政府以斟酌緩急之自由，是為軍民分治初期應有之審慎也。

閻

閻錫山十九日晚在太原清鄉署設筵宴馬福祥。席間對開發西北實業鞏固邊防問題，有所討論。蔣．馮．張．吳佩孚．鄧寶珊．高桂滋等，均派有代表在并，晤閻協商解決國事問題。太原綏靖署二十二日正式成立，委賈景德為秘書長，朱綬光為參謀長，馮鵬翥為副官長。

馮

玉祥前慨然南下，決心參加政治，共赴國難。後雖受命為內政部長，未幾即堅決辭職，養病徐州，蹤跡閃林。適山東主席韓復榘於斯時請求辭職，過汪挽留，近已打銷。外間曾有揣測，然值目前國難萬分嚴重，馮雖主戰，或與中央政見不同，然不能即指為不合作也。徐州二十三日電，馮玉祥專車二十三晚北開，參謀長李興中等隨行。聞馮疾已痊，赴泰安遊覽，便與韓復榘接洽。

夏

行政院二十二日開第十四次會議。決議任命夏斗寅．朱懷冰．沈肇年．王世傑．李書城．孔庚．鄭橫．程汝懷．晏辛甫為湖北省政府委員，並以夏斗寅為主席，朱懷冰兼民政廳長，沈肇年兼財政廳長，王世傑兼教育廳長，李書城兼建設廳長。楊在春為湖北省政府秘書長。國難會議改期於四月七日舉行。

水深火熱之東北

安企承認

東北僞政府之傀儡戲，人所共知爲日本軍閥在幕後牽線，頹然老翁之鄭孝胥，居然說門戶開放，尊重條約，不見經傳之謝介石，自命爲外交部長。在三月十二日，對英美日等十七國，發出所謂建國宣言，宣言內先表揚僞政權之外交政策，最後結局歸到希望「貴國與滿洲國政府，開始正式之外交關係，」用意無非試探各國對僞政權抱何態度，以便乘勢要求承認耳，現將日外務省發表之謝介石通告原文，譯錄於下。

人類必重道德，然有種族之見，則抑人揚己而道德薄矣。人類必重仁愛，然有國際之爭，則損人利己而仁愛薄矣。今立吾國，以道德仁愛爲主，除去種族之見，國際之爭，王道樂土，當可見諸事實。凡我國人，望共勉之。

大同元年三月九日　滿洲國執政宣言

鄭孝胥手書之滿洲國執政宣言

余（謝介石自稱）謹向閣下致最高之敬意，通告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東省特別區，蒙古等聯盟，合同建設獨立政府，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建設滿洲國。閣下當已深知當舊軍憲統治東北諸省時，專念私慾，不顧民利，東北庶民受苛斂誅求綱紀頹廢之結果，呻吟於熱度艱苦之中。因實行排外政策之故，顯然破壞對外關係。而中國本部又無統一安定之政府，軍閥以爭鬪殺戮爲事，民無寧日。茲滿洲住民乘舊軍閥沒落之機，戮力同心，建設新國家。滿洲國政府欲竭其全力，完成法制，安固人民生命，以增進其福祉安寧。又以左列原則，調整外交關係。

第一，新政府對於執行國務，必遵守誠實信義之根本原則，堅持和衷友好之精神，尊重公約，增進國際平和。第二，依據國際法及國際慣例，尊重國際正義。第三，凡中華民國基於外國條約之義務，按照國際慣例，新國家一律繼承，忠實履行義務。第四，新國家對於居住其領域內之外國人民既得權，決不侵犯。對其生命財產亦加以充分保護。第五，新國家歡迎外國人民入國及居住。對於各民族，與以平等均衡之待遇。第六，獎勵對外之通商貿易，以貢獻世界經濟之發展。第七，外國人在滿洲國之經濟的活動，恪守門戶開放原則。

滿洲國政府深信貴國充分了解上述新國家建設之趣旨，切望貴國政府與滿洲國政府開始正式外交關係。大同元年三月十二日，滿洲國政府外交部長謝介石，大日本帝國政府外務大臣芳澤謙吉閣下。

英美各國，對於此牛鬼蛇神之滿洲僞政權，當然不能承認，對於謝介石的通告，當然置之不理。據東京二十一日路透電，日本政府閱悉三月十二日滿洲新政府之照會，但未提及承認問題，二十一日由日本政府飭由駐長春領事，轉交滿洲新政府照會一通，對於該政府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遵重現有條約之公表政策，表示歡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

義軍蜂起

東北各地義軍蜂起，相率聯合反日，前仆後繼，再接再厲，足証中國人心未死，所堪慮者，以此無組織之烈士，與有系統之侵略抗，應別求持久之計。近來瀋陽，長春，鐵嶺等較大城市，均一夕數驚。新民以西，尤爲恐怖，黑山縣，興城縣，綏中縣，日來均迭被義勇軍圍攻。東京十七日路透電，滿洲新國內部發生重大糾紛，並有擴大之象。黑龍江各將領，對馬占山犧牲個人榮譽，任新國陸軍部長，非常不滿，有全起反抗之勢。同時臧式毅請熙洽辭財政部長職，認彼無此資格


死有餘辜之趙欣伯

。現哈爾濱東北一帶已發生亂事，並有擴大之勢。黑省將領皆要求馬占山下野，以謝國人。本莊赴齊齊哈爾，熙洽派代表赴中東路東段，與丁超接洽和議。哈爾濱十八日路透電，熙洽與丁超之和平談判，已告決裂。由一面坡至橋道河止，已復入舊吉軍之手。駐滿洲里騎兵旅長程志遠，已組救國軍，反對馬占山部，駐海拉爾蘇炳文，取一致行動。海滿各縣均脫離偽黑省府。其他如安東，敦化，海林，扶餘，及中東路東段各地，自衛軍，救國軍，人自爲戰，誓與暴日不兩立，日軍亦疲於奔命。





日本政局不安

日閣暗潮

日本政友會內閣，雖據有衆議院最大多數議席，然內部情形極爲複雜，犬養在政友會之資望，又不足以鎮攝，會中遂成爲羣雄割據之場，現任法相鈴木，爲犬養心腹，近因反對黨對於「櫻田門事件」，及暗殺井上團琢磨各案，追究內相中橋之責任，中橋懼而辭職，犬養欲令鈴木轉任內相，擢用川村竹治爲法相，事已定局，乃爲現任政友會之幹事長久原一派及床次二郎一派所反對，犬養無力與爭，乃將改組內閣一事，臨時擱起，由犬養自兼內相，以渡過此臨時議會之難關，據電通社東京十七日電，內閣改造，雖依首相兼任內相而敷衍一時，但政友會內鈴木久原兩系之對抗情形，則漸趨極端，而床次系又復左袒久原系，以圖牽制鈴木系，致使黨內糾紛，愈益表面化。犬養首相雖擬於臨時議會閉幕後，着手改造內閣，而其能否圓滿實現，仍屬疑問，故此事似已對現閣前途投一暗影。又電，日財界方面，以中橋內相辭職後之政友會內部之抗爭，足使總選舉後市告安定之政局，與行將就緒之財政救濟策，蒙受影響，故頗爲失望。昨早稍漲之股票及匯兌行市，亦於是日下午回跌。電通社東京二十日電，政友會內之鈴木久原兩系，於內閣改造問題發生後，已生極猛烈之暗潮，鈴木系方面，決意贊助犬養，俾即依照既定方針，實行改造內閣，而久原系則絕對反對鈴木川村兩氏，以圖牽制，因是雙方間抗爭頗烈，政友會各巨頭，昨在開院式中，亦行聚商此事，傳應行於臨時議會閉會後之內閣改造，將因是展緩至特別議會開會後，犬養將持若何態度，亦頗爲各方面所注目。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以內閣改組問題爲中心之鈴木久原兩派之軋礫抗爭，益深酷化，代表政友會之岡崎，望月，山本條，三土，前田，小川及各中立派，向犬養有重要之進言，以其第一步妥協的態度表示不滿，遂有書記官長森表示辭意之事，將視犬養之裁斷如何，極與內閣之運命有關，實可注目。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久原昨日午後八時半會見鈴木，關於內閣改組問題，約談一小時半，

至十時半始辭出，此次之會談雙方似已成立相當程度之諒解。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改組問題將於議會閉會後決定，關於後任法相，大體有左列之傳說，一•河村竹治為法相，二•前田商相為法相，而以山本條太郎為商相，三•島田法制局長為法相，其後任則由川崎卓吉補充。

暗殺事件

上海十七日路透電，據日方消息，政友會內閣在議會雖占有衆之大多數，對於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之應付，漸感不支。並傳有一强有力之政黨，頃正籌備組織一鞏固之聯立政府，如不成功，則軍人將被迫臨時掌握政權，以制止暴烈的反動運動，此項運動日形膨脹，有發生嚴重紛擾之威脅，或將引起一法西斯亂事云云。因此一般對白川向回國日軍發表之告別詞，異常重視，其演說結煞處稱，「日本國內外情勢日形困難，日軍際此環境，責任漸增，在諸君回國之頃，（雖屬奉政府命令回國）對自身必須充分修養，如遇發生任何事件時，須有立時應命行動之準備。如此方足副天皇信賴之至意」云。又東京十七日路透電，反動風潮雖對於皇室忠實，但似確切具有反資本主義之傾向，此種運動為多種原因之結果，包括對於政黨政治之失却信仰，經濟蕭條，尤其以鄉村為甚，以及熱烈而常呈乖僻現象之國家主義，此種主義，近頃因外人指摘日本對華之行徑而愈形煽動。軍人對此運動，在某種限度內，雖似表示同情，而全國之在鄉軍人會又顯然為原動份子之一，惟相信軍事當局認為有加以制止之必要，以免崩潰而不可收拾云。又東京二十四日路透電，二十四日在貴院中，政府當局受激烈之攻擊，一如預想所及，除東三省及上海事件外，尙有暗殺團之發現，井上等之被刺，及暗殺團預定謀殺某某等要人等事。議員松村首先痛斥政府之無能為，政府無法處置為暗殺團背景之某某人等，（選係指反動派之頭山滿），並質問陸相荒木保國會員是否為組織暗殺團之人。松村續稱，為明瞭起見，余可指明此人為各方所謂為國殉難者，但為尊重此人之寡妻起見，不將其名說出。荒木並不承認或否認此說，但謂，武士道應禁止暗殺行為，但此種行動，係下級軍官受愛國心之衝動而為者，彼對此等趨勢，引為遺憾，並謂已嚴防再有此事發生。

議會論戰

日本第六十一屆臨時議會，十九日成立，二十日貴族院於午前十一時舉行開院式，衆議院於開院式完了後，開正式會議，十八日召集日，已選出秋田清為議長，植原悅二郎當選為副議長，預算委員長山崎達之輔，決算委員長川口義久，請願委員長清水銀藏，懲罰委員長津崎尙武。二十二日，衆議院正式會議，午後一時十五分開會，滿洲事變費緊急勅令案，經首相犬養演說之後，陸相荒木如代理首相似的有一篇演說，海相大角乃繼其後陳述上海之日海軍之活動，然後藏相高橋於與黨拍手中登壇，說明上提案件之提案理由，遂入於質問，野黨之先鋒山道稱，「我黨對於忠勇之陸海將兵協贊感謝之決議及追加預算，此雖可獎勵前線之將兵，然若影響及外交，殊堪憂慮」，繼稱，「對於滿洲新國家之後援，濱口內閣以來，雖為國民一致之信念，然列國對日之態度不佳，政府之態度，對之如何」，旋又言及上海事件稱，「如蹂躪國權之國聯會議，我代表如何出席發言，請問國聯對策如何」等語，外相芳澤答稱，「對於新國家，視各般之情勢，雖可承認，然現在承認尙

未到時機」云，此外皆逐條的答辯，並與山道論戰第十五條之適用問題，其次小川鄉太郎登壇質問，「本臨時議會，乃根據憲法七十條而開，何以不提出明年度之總豫算」等語，並要求明示實行豫算編成方針，旋又質問本年度公債發行額恩給增加問題，對此由島田及高橋答辯，至此遂入於討論，最後有山崎達之輔，小山松壽等之贊成演說，經原惣兵衛之動議，一齊確定可決，時爲三時四十八分。又東京二十二日路透電，陸相荒木在議會報告，滿洲情勢去和緩仍遠，需要時刻警備，氏稱，「滿洲和平自國防觀點言與日本有生死關係，故駐滿日軍現時之力量，應予維持，爲可能時，並應增加，此點現正由當局研究」云。又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最後之日本貴族院本會議，犬養對於滿洲新國家問題稱，「新滿洲國家尚未完成，然若能達到完成之域，乃最渴望之事，又關於擁護日本於滿洲新國家之權益，倘若將來有擾亂滿洲治安之事發現，軍部爲擁護權益起見，將採取行動之方針」云云。貴族院本會議於午後二時二十分開，滿洲事變費之公債發行法律案等五件，經滿場一致可決，同時五十九分散會。衆議院於午後一時開本會議，首將民政黨提出之關於正副議長脫離黨籍之決議案提出，岩切茂雄說明提案理由，政友會對此則提出無脫離黨籍必要之决議案，以期攻破野黨之策戰。關於選舉干涉，原修次郎將對於官憲之彈壓攻擊政府巨頭，此外三宅・小山，亦有緊急之質問，故最終日之衆議院難免相當之緊張，第六十一議會，迄至本日已滿五日之會期，定二十五日午前十時在貴族院舉行閉院式。



日本衆議院議長秋田清

厭棄國聯

東京美人所辦之「廣知報」十日訊，略稱，自國聯行政院處理滿事以來，日本數有退出國聯風說，現時半官方又談及此事，查前所退出國聯云云，尚以爲國聯如有不合理舉動，日本方面將不得已而退出，昨日所傳消息，則謂於中日爭端平息後，不問國聯舉動如何，日本終須退出。查此項聲明，係日方感於國聯大會各小國對日之評論而發，日方認此極富刺激性，且更予反對國聯派以口實，彼等以爲日本如非國聯會員，則各小國將不致發生指摘，即縱令指摘亦儘可置之不理。倘令日本無國聯關係，則全般事件將僅限於與英美甚或與法義之外交談判，中日事件不致成爲國外不負責人士討論之題材。據昨日指陳，日本此次出席國聯大會係處於非常狀態之下，且經提出抗議，蓋日政府並未承認使用引起大會召集之盟約第十五條，倘令通過任何與日本不利之決議案，則日代表儘可聲明不承認其效力，此舉即將等於退出。日本以爲美國與國聯之關係最爲方便，日本亦願採取同樣態度，美國對國聯如遇願意參加事件，則與國聯合作，如遇反對事件，則自身處於超然之地位。並聞日本如退出國聯時，政友會或將採取一「回歸至亞洲」之標語，現時一般感覺日本牽入歐洲事件過多，以後駐歐日使館除關於商務問題外，將少過問歐洲事件，活動範圍將限于鄰近日本之地域，惟此項運動與舊時之大亞洲同盟理想並不相干云

國內一週間大事日記

記者

自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起
至二十一年三月廿四日止

三月十八日 星期五

△國聯秘書長德留蒙，分函中日代表，請雙方向委員會報告，對決議案實行程度，及準備採取之步驟。

△日機仍在蘇杭偵察，沿江日軍迄未停止活動。

△林森抵京。

△立法院中止移洛開會。

△蔣就軍委長職。

△航空第六分隊長趙甫明，傷重死。

△日機飛入綏芬河外俄境，俄提抗議。

三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晨十時，在英領署開停戰會議，郭泰祺，重光，英法美使，義代辦均列席，討論實行停戰及日撤兵具體辦法，下午六時始散。

△日軍十一師及二十四旅回國者僅萬三千人，續派來之第十四師部隊約三萬人。

△美副參贊梅爾，武官愛特姆生，赴杭，美副領芮恩施赴崑山安亭視察。

△中央統計局發表，滬變損失在十五萬萬以上，受害人民逾八十萬。

△林森電調查團，表示歡迎，並希主持公道。

△舊吉軍復佔一面坡至橫道河子一帶，抗拒日軍。

三月二十日 星期日

△中政會臨時會，蔣汪林均出席，對外交有重要協商。

△外部對十九日會議擬定停戰撤兵，發出致郭泰祺覆訓。

△日機第八次飛杭，崑山青陽港，及滬租界南市，均有日機盤旋。

△東北義勇軍，拆去綏中以東鐵軌七八里，與日軍開火，第四路支隊占黑山縣城，滿州里騎兵旅，組救國軍反馬起義。

△俄在滿邊外大烏里，增兩砲兵大隊騎兵一旅，飛機六架。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下午四時，中日代表及各使，在英領署會議，議定停戰三原則。

△國聯調查團視察淞滬戰區。

△中政會開會，討論外交，決照原定方針相機進行。

△日機第九次飛杭偵察，常熟亦有日機盤旋。

△統計局發表，東北損失概計，官方財產損失百七十萬萬。

△吉自衛軍在石頭河子，擊敗熙洽軍，圍攻下城子。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日軍在茜徑以南築砲台，日十一師團步兵登輪返國。

△行政院決議，鄂省府改組，夏斗寅繼任主席，石瑛任南京市長。

△國難會議改四月七日召集。

△蘇俄在俄邊作軍事準備，加拉罕責問日軍行動。

△濟南捕獲共黨六十餘人。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中日停戰正式會議，因日司令白川不出席，改期舉行。

△英下院討論遠東問題，英外長西門有重要聲明。

△日機飛海寧長安臨平等處偵察。

△馮玉祥病愈，赴泰山。

△吉扶餘馬隊千人起義，投自衛軍，王德林部向依蘭移動。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中日代表開上海停戰第一二次正式會議，無結果。

△國聯調查團將由京轉漢北上。

△朱慶瀾訪調查團，談日方侵略東北行為，頗引該團注意。

△日機十二次飛杭，蘇州亦有日機，外部又提抗議，並通知國聯。

△在粵中委通電，堅持長期抗日。

△國府令，內次彭學沛代理部務。

△李國杰任招商局總理。

△海倫義軍，與日軍激戰。






論評選輯

不安不定之日本政局

日本現政府黨之政友會，於去年十二月，以第二黨地位，取得政權，此次總選舉，竟獲三百三名之大多數，爲從來未有之勝利，宜其政局大安大定矣，然而不然！因本年一月八日發生朝鮮人行刺天皇事件，依例政府無留理，犬養內閣亦曾引罪總辭職，以時局關係，奉優詔慰留。此事按諸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山本內閣前例，縱荷優諭，仍應再辭，以盡臣節，乃犬養等卒不退，閣員中如荒木陸相，主張「陛下即國家」者，亦復留戀不去，世論多非之。選舉辦竣，內務大臣中橋德五郎，以警備責任問題，懼議會之糾問，單獨辭職，遂有內相易人之舉。鈴木喜三郎調任之議已定，緣久原房之助熱烈反對，突又打消，改由犬養自兼，謂將於臨時議會後，再行內閣之改組。政友會於選舉大勝，政權鞏固之後，因內部糾紛之暴露，引起市場之反響，其不安不定之形勢，殊不類在議會占最大多數議席之政府也。然而吾人試一研究政友會之內情，與夫日本一般政治近況，當知其政局之不安不定，毋寧爲必然之事。查日本政友會，自前任總裁田中義一因對華武力政策失敗，得狹心病而亡，黨內羣雄並立，各不相下，乃迎前任國民黨黨魁，因無錢而解散本黨投入政友會之犬養毅氏任總裁。犬養當以不負黨費責任而以黨務決於幹部不加干涉爲條件，繼田中地位，是明爲傀儡總裁。及民政黨領袖濱口幸雄，死於刺客之創傷，若槻禮次郎繼之，德望遠遜，內訌迭起，去年底因若槻內閣發生裂痕，內相安達謙吉，主張合政友會組協力內閣，若槻以次各閣員皆不謂然，迫安達獨自辭職，安達峻拒，結果全體引退，同歸罷黜，安達脫黨，民政黨乃見衰落，政權依常軌落於政友會之手，犬養毅乃以耆年膺揆席。顧犬養本如過繼之家長，是以內閣與犬養個人，政見不必一致，尤以政友會歷史，向仰軍部鼻息，故以思想最反動之荒木氏任陸相，用兵中國，橫衝直撞，傍若無人，說者謂犬養內閣，實際爲荒木內閣，非虛言也。前議會既解散，政府有財力權力爲後盾，主持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小至一地方巡查，亦經更易，以便操縱，同時反對黨之民政黨則正於選舉急迫關頭，惟一財東之井上準之助，遭受暗殺，據聞井上原定籌款二百五十萬圓充選舉費，甫得百萬，即遭兇變，該黨

候補人後援騷絕，軍資告匱，紛紛慘敗，此實政友會大勝之一因，非必其黨有特優之人望也。

在日本政友會方面宣傳勝利，歸功於對華强硬政策之得宜，與夫取消金解禁等財政政策之投合國家需要，實則對華侵略，用費近一萬萬元，所得者全中國之反日高潮，遍世界之忌恨心理耳！所謂滿蒙全殖民地化之經營，尚不知何日方得償所失焉，此一事也。金解禁之實行，不過財閥藉爲購買美金，重得厚利之資，國庫受虧，奸商計售，政黨獲選舉戰費之財源，民衆則被生活騰貴之苦痛，舉國譁然，道路側目，此次選舉，街談巷議，僉認政府必勝，稱曰『美金』有靈。社會痛心，漠視選舉，政府操縱，公衆淡然，政友會之獲大勝，此亦一因，而犬養內閣所標榜之財政金融政策，殆不與焉。蓋凡物價騰昂，由於消費力購買力之增進而來者，可謂爲市況好轉之兆徵，如果物價徒高而購買力未能增進，則適爲國民生活之累，若再以虛僞的積極政策，勉强打開經濟界之『不景氣』，則爲害之大，無以過之，現代政治之得失利害，繫於經濟金融政策者十之八九，各國政局變動，泰半受經濟政策之支配，良以事關公衆生活，國民立感覺影響，與論最易受刺戟，日本國民，曩之憧憬於政友會之誇大宣傳者，近已漸多省悟，失望之餘，責難加甚，此又一事也。彼所標榜之外交財政，實際成效，不過爾爾，故政府黨之空前勝利，乃爲國民厭棄既成政黨，否認議會政治之暗示，毋寧表現日本政治不安定之深刻化。

由上所言，足以預測日本政治界現在將來之大勢，而政友會內部之軋轢，要不過政局不安不定之一種節目，蓋犬養以七十之年，甘供利用，其下之爭權競勢者，當然不止一人。久原房之助者，以礦山之財閥，抱政治之野心，昔以暱近田中，遂居黨中要地，長袖善舞，豈肯下人？鈴木喜三郎者，出身法曹，夙富才智，能謀善斷，樹敵甚多，彼與鳩山一郎爲姻親，與森恪爲密友，鳩山現充文相，爲少壯之新政治家，森恪則爲內閣秘書長，掌握樞要，與犬養最親，鈴木有此羽翼，益受嫉視，久原躍不肯相下，非無故也。其中舉足重輕者，更有一床次二郎焉。床次出黨入黨，至再至三，要以組閣執政爲最終目的。其人之品格節操，固無可言，而涵蓋甚廣，黨徒不乏其人，彼結久原爲援，自是認鈴木爲共同之敵，蓋鈴木爲敏腕的事務家，而床次則善於奔走黨徒之政客也。今選舉甫告勝利，內爭已如此露骨，重以外交財政，步步荊棘，終無有以饜人望，則犬養內閣之前途，舍暗潮與動搖，更有何說？恐此荒木政府，欲長以荒謬的對華侵略政策，誤其國家，終不可能也。

（錄三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排貨責任不在中國

關於中日上海問題，依國際間種種斡旋，日來似漸達解決途徑，日本於是又依然回到制止排貨問題，佐藤代表甚至以此提出於前日之國聯特委會。大阪實業家本月十日招待國聯調查團，亦置重於此，據傳萊頓爵士曾有訂立禁止排貨協定之意見。可

見外人對於日人是項宣傳，已頗爲之動。此際吾人殊有闡明事實眞相之必要，請略言之：

按中日經濟界本有不可避的利害衝突，蓋中日兩國採用新式工業組織，時期相去，不甚過遠，日本粗製品之銷售於中國者，近年因中國製造業漸興，日本貨根本不能不爲中國國貨所替代。此必然之事，日本人亦早知之，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華府會議議及中國修改關稅稅則案，日本代表小田切，曾提出說帖，內稱：『日本商品，多半售與中國下級人民，以供日用之需，且由日本輸入之貨實爲大多數小本製造家之出品，若稅則遽行增高，一方面介使在華物價飛漲，平民生活昂貴，一方面且使日本工業大受影響，以故修改稅則自以逐漸進行，最爲緊要，俾兩國人民於經濟生活，得以從容調劑』。小田切氏又曾宣稱：『倘關稅遽行增加，多數工廠，勢必關閉，可以斷言。』中政府爲體卹日本企業界計，前年訂立中日關稅協定，提出多類貨品，另成互惠稅率，然中日經濟界之利害衝突，究難解免。日本大阪市役所商工課去年出一書，題名：『支那貿易之趨勢』中有言曰：『近時中國國民盛見產業的覺醒，以其豐富的原料，至廉的勞工爲背景，各種製造工業，以日進月邁之勢，大爲勃興，向所謂產業革命之機運進行。其尤不可看過者，近時勃興於中國之產業，主要者爲日本現下中心工業之纖維工業及雜貨工業乃至限於類此之簡單工業。即自絲製棉製品爲始，如絨織，火柴，肥皂等日用雜貨與夫其他所謂簡易工業之出品，殆無一不出現於中國國貨市場。今中國保護自國國產，甚爲旺盛，同時極力排斥日貨，尤以最近數年間兩次增加關稅，是以日本從來之製品，必然的被驅逐於中國市場，蓋大勢所推移使然也』。此項說明，最爲透闢。

欲減輕此項衝突，祇有日本努力精製品，而以粗製品讓中國自製，其法一方需要技能的進步，一方須有合理化的資本組織，自非短期所可驟致。日本並此不爲，惟務以資本移入華境，藉避關稅之負擔，近年上海日本製造業之發達，原因在此，而其與中國企業界之衝突，遂更轉趨激烈，蓋彼資本大，技術優，而又利用我之低廉人工，當然非我國貨廠家所能望其項背。乃日本以中國土地爲地盤，以中國大衆爲顧客，以中國勞力作工具，顧於主人翁之中國人則決不合作，利不外溢，事必自辦，而又事事倚賴政府，處處行使强權，其易引起中國人反感，理也，亦勢也！然日人不之悟，迷信武力，動輒要求政府出兵保僑，如此次上海戰事，實日本商人造成者也。閱者疑吾言乎？請看本月十日大阪實業家招待國聯調查團，主人方面之言曰：『我等以商工業爲中心之大阪實業家，常熱望國際間之平和，決非好事之流，惟今茲對於中國問題，日本國民中，仍不得不爲懲膺中國而立於最前線者，其原因一由於中國漠視國際信義，吾人正當之權益，方爲其蹂躪將盡故也』。此數語不啻將商人請兵，壓迫中國，和盤托出。日人年來常謂上海商工界爲寧波財閥，滬戰發生，有目爲大阪財閥與寧波財閥決戰者，非無故也。然而其事之是非則何如？

夫中國爲生存計，不能不發展實業，因發展實業而與日本商工

業，發生利害衝突，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中國亦既以優惠稅則待日本，又容認日本在我境內設廠製造，此不可謂非極端好意矣！乃日本所以酬報我者何如乎？平日倚勢欺人，不求與地主及顧客結好感，反爾助長國內軍閥强暴霸道之行爲，信賴武力萬能。一旦稍感不安，立即呼籲出兵，欲於衛隊保護之下，經營商業，抑知其事乃不可能，且適得正反對之結局焉！方滬戰未起以前，大阪商人，運動强硬對待中國，迭有言論表示，直至今日，猶不覺悟，仍望留一部軍隊永駐上海，而不知中國不用日貨，一方面係國貨進步當然之結果，一方面實日本官民强霸政策所激成，彼不知釜底抽薪，改變態度，別謀和緩，乃始終倒果爲因，堅欲以威脅之法，逼人爲其顧客，此人情事理所不許者也。外人果明夫此，庶幾對於日本讕言，得一正確之判斷，知排貨責任，在日本不在中國！

（錄三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上海和議與圓桌會議

上海和平談判，因英美法意四國公使之斡旋，及國聯調查團諸民之協助，頗有可以開始正式會議之形勢。據日本方面消息，謂前提大致決定，正式會議祇剩時日問題。而我京滬報告，則謂停戰協定之基礎條件，尚未成立，正式會議，更談不到。癥結所在，仍爲撤兵區域，誰負維持治安之責？滬戰責任，究竟誰應担負？京方所傳，謂日本提出停戰條件，一撤兵區域、中國軍隊不得進駐。二滬戰須雙方共同負責。三保證滬租界安全。四在撤兵終了以後，不得再有其他要求。而日本新聯社所報內容，大體相同。但謂爲英國公使所提。其調停條件五項，除兩項尚守秘密外，餘三項則爲，一日軍恢復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狀。二中國軍隊駐屯南翔以西，不再前進。三完全停止敵對行爲後，開正式會議。該社又謂現時停戰交涉，殆與成立無異，所餘者，祗日軍撤退後，如何維持治安問題。聞中日兩方及調停者間，關於此點，亦成立相當諒解，即於中立五國（英美法意德）監督之下，由中國保安隊担任之。同時我方情報，又謂前日行政院會議時，亦曾討論此事，汪兆銘氏對於撤兵區域，應由我接防一點，主張堅持到底。雙方消息，兩歧至此，吾儕殊難判斷其孰爲正確。但就最近京滬兩地要人行動觀之，則停戰協定之成立，大有可能性。不然，雙方絕不至有選派代表之擬議，而國聯調查團亦不至有和議成立後，始行離滬之表示。吾人以爲上海停戰撤兵之議，其中有必不可讓步，且爲政府當局所累次聲明者，不可不加以細密之檢討。偶一疏忽，便鑄成無可挽救之大錯。

查上海停戰之議，在中國則始於二月二十七夜，依日方之提議，在英國旗艦康特號上，中日兩方代表之會見。在日內瓦，則亦始於二月二十七日日本代表團向理事會所提出之通牒。該通牒大意，雖散見我國報紙，但全文尚無刊載者。茲爲讀者明瞭事實起見，特迻譯之於左：

日本政府唯一目的在排除威脅上海公共租界僑民之危險，

恢復平和狀態。日本官憲要求廣東第十九路軍撤退，亦屬同一目的。十九路軍如接受日本軍司令官植田中將所提出之要求，日本軍決不至進出租界共同防備計劃所分配之區域以外。但十九路軍不容納該項要求，故日本軍不得不採取驅逐十九路軍之手段，甚爲抱憾。十九路軍已非南京政府所能直接指揮，且軍隊中含有危險思想。十九路軍最精强部隊，即六十一師，爲從前程潛所統率者。程潛乃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之責任者，故依照租界共同防備計劃，日本軍所應守備之區域之周圍，因駐有如此軍隊，感受重大脅威。日本陸戰隊人數，僅一千五百名，而其防備區域甚爲廣汎，日本僑民數目，亦超過三萬，日本人財產，額達巨萬，是以事態益趨切迫。往年漢口事件，英國租界竟被奪回，且鑒於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勃發之事實，日本官憲不能不抱重大之危懼。王正廷氏辭職後，繼任外交部長者，爲廣東派領袖陳友仁氏，猛烈煽動十九路軍，揚言將乘機奪回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事勢雖如是切迫，而十九路軍竟一脚踢回日本之撤退要求，日本遂不得不於可能的迅速中，採取使十九路軍撤退之手段。如中國軍隊有相當之撤退，安全能得保障，則日本政府爲確保僑滬外人安全計，爲調節事態，有與外國協力之準備。日本政府對於今後網羅各國，在滬召集圓桌會議，並無任何異議。日本毫無利用現時形勢，在上海地方，實現任何政治的野心之意。且日本在上海地方，亦無設置專管租界，或獲得日本人特殊利益之希望。反之，日本對於發展上海，英美法各國所努力之成果，却爲甚深之注意。對於公共租界內工部局之警備，表示滿腔之信賴。日本政府熱心維持及鞏固上海之國際的性質。嗣後日本增兵，乃因陸戰隊與十倍以上之敵兵，數週間不眠不休之戰鬭，異常疲憊，不得不予以援助。此次增兵目的，亦與前述日本政府目的相同，即使公共租界及其住民所感受之切迫危險，從速排除而已，據新聞電報所傳，日本政府無視九國公約，在中國主要都市：有設立中立地帶之計劃，實爲可驚之虛報。此種消息，決不足以反映日本政府之意圖。

吾人追錄原文，所欲以證明者，不在其誣蔑十九路軍，而在其提議圓桌會議。日本所謂圓桌會議，既未明示性質，亦未指定範圍，僅曰：「日本政府對於今後網羅各國，在滬召集圓桌會議，並無任何異議。」而理事會根據該通牒，於二月二十九日由議長彭加爾氏提出解決上海事件辦法原則，當經十四理事國一致通過，其文如下：「圓棹會議爲中止上海地方戰鬭行爲，而恢復平和狀態，即時在上海召集。參加委員，以中日兩國及各關係國代表構成之。圓棹會議應於下開二大原則之下舉行之。一日本無何等政治的野心，且無要求在上海設立日本租界之特權之意思。二中國於確保上海公共租界並法租界之安全與保全，且消弭此兩租界住民之危險之諒解下，故望各國對於提案，予以贊助焉。」由此兩項正式文件觀之，則所謂圓桌會議，討論之範圍，似僅限定滬戰一事，而非關中日全部糾紛。日本通

牒，理事會決議案，皆以滬事爲前提，而決定召集圓棹會議，則東北除外，彰彰明甚。再証以三月四日國聯大會決議案，更爲明顯。「大會根據理事會二月二十九日之決議案，及其他已經考慮之辦法，爲下列之決定：一中日兩國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命令軍事當局，頒布停戰令，立爲有效之執行。二各關係國及中日政府，應將實行第一條規定之條件，通知大會。三建議中日雙方代表，由各關係國家之陸海軍代表，開始確定停戰及日軍撤退辦法之談判。四大會請各關係國將談判之進行，向大會報告。」此雖未提明圓桌會議，而首述根據理事會二月二十七日之決議，及第三項建議中日兩國代表，由各關係國家之陸海軍代表，確定停戰及撤退辦法，即爲包含承認圓桌會議之表示。是圓桌會議祗議滬事，更可不言而喻。

夫滬局恢復一二八以前原狀，其道甚易。即日軍撤退，萬事皆了，無須有任何談判。日本所藉口者，無非日軍撤退之後，中國軍隊又復前進，則彼所自造之「危險」依然存在。不知，現時日軍所占據之區域，原爲中國領土，倘中國軍隊駐守中國領土，而有危險，則非將中國軍隊全部移駐他國，凡僑居中國之外人，皆無安全之保障。試問天地間有此理否？如中國軍隊駐守之地，即爲危險之區，何以非通商口岸之內地，在條約上本不許外人雜居營商，而日本僑民之居住內地者特多又何以未聞有感受危險之事？以視我僑鮮同胞橫被慘殺者以萬計，相去何啻天壤！是以以此爲理由，不許中國軍隊駐屯在距租界二十公里以內，直等於否認中國爲獨立國家，是豈今日中國民族所能忍受？日本欲以辛丑舊法制中國，則日本未有無往而不失敗者也。倘必須用圓桌會議，以確定停戰及撤兵辦法，則日本於停戰撤兵之外，必有所要挾，可想而知。是其目的不在停戰撤兵，而在題外之問題。我苟接受，必墜詭計。

或謂上海事變，停戰撤兵之外，尚有責任與賠償問題，非有會議，何能解決？此言誠是，但我國既抱定滬案爲遼案之延長，則停戰撤兵以外問題，當然留待與遼案併案談判。且中日全部糾紛之責任賠償，性質非常重大，決非中日兩國單獨所能解決，亦非空泛之圓桌會議所得而發見一致點者，將來或當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公斷，是滬案離遼案而先行磋商，於理既不可通，於事亦恐無濟。故因此而召集圓桌會議，期期以爲不可。倘日本能接受各國善意之調停，在所謂圓桌會議上，討論中日全部糾紛，亟謀合理解決，則我自可容納。惟有一前提焉，即日本非盡撤東北之兵，會議不能開始。上海迅速恢復原狀，自爲吾人所切望，但在東北日軍未撤之前，局部議和，對外既無以表示國家政策，對內亦無以保持整個領土。國家間戰事豈有可以劃區域而議和者？事果至此，不幾爲日本證實我乃無組織之國家哉？故吾人歸納之可得兩大主張，一日本侵入中國領土內之軍隊，應無條件即日撤退。二日本完全撤兵之後，開始正式會議。吾人反對局部議和，同時亦反對日本未撤兵前，召集任何會議。

（錄三月十八日北平晨報）

✕　✕　✕　✕

日本之法西斯蒂運動

日本政局，異常不安，法西斯蒂運動，日益猛烈。犬養內閣以絕對多數黨之地位，或竟不能支持。故吾國民須覺悟日本之軍國主義或更猛烈化，險惡化，此次臨時議會後之閣潮如何，至堪注目。

民政政友兩黨，皆毋寧以財閥爲背景；軍人權力最重，但軍人並不必同情財閥。日本之右傾暴烈團體，擁護軍人，而反對財閥。最近三井要人團琢磨之被刺，其背景即右傾暴烈團，與井上案爲同一來源。一方無產黨之右派社會民衆黨等，最近亦轉趨於法西斯蒂運動，以國民社會主義爲口號。同情軍人，而反對兩黨。加以民政黨脫黨組中野正剛等，亦一變而謳歌法西斯蒂。故最近日本政界之暗流，除既成黨之兩大黨，及最左翼之共產黨及准共產黨之外，大有集中於法西斯蒂運動之勢。陸軍少壯派因推行積極强硬政策之願望，亦自爲此種運動之後援。日本社會，本厭惡政黨，不信議會，而兩黨今日，皆無傑出之領袖，且內部亦皆不團結，犬養資望，雖無間言，而與政友會關係太淺，不能統制，是以選舉大捷，而內鬨仍起。自大體言，日本現時之政黨政治，實有末路之感也。日本一般社會，在政黨與軍部兩者之間，毋寧多數贊成軍部。平日且然，當此對華侵略國際緊張之時，軍人勢力，當然澎漲，而國際形勢，愈對日不利，社會愈倚重軍人，加以去冬以來盛行謳歌武功之宣傳，更足以麻醉社會，使之狂易。而同時經濟財政，日益逼迫，人心不安，其狀日甚，是以希望强固政府崇拜英雄主義之熱乃大起。法西斯蒂運動者，由此種種背景而產生者也。

吾人當知日本現行之政黨政治若打破，法西斯蒂運動若成功，則其侵略的軍國主義之色彩，當更趨濃厚。就思想系統言，與歐洲該項運動雖亦有類似之點，而軍事的狂熱，則遠過之。衡以現在日本內外交迫之大勢，此種運動之勢力，必將日益擴大，縱目前不能揭開，不久必有試驗之一日也。夫由中國論，日本之侵略大陸，步步蠶食，根本上爲吾國生存上之威脅，況彼愈演愈烈，自須嚴重覺悟，以籌防禦。若夫就日本本身論之，則自九一八以來，對外對內之種種演進，無一不表示其政治上經濟上之弱點，而最近法西斯蒂運動之抬頭，亦徒證明其更趨於危險不可收拾之路。何則？日本一切問題，亦原以經濟問題爲背景，然其最近所採途徑，事實上將愈陷經濟於困難。爲法西斯蒂運動者，其號召之目標，第一即爲統制經濟，即犬養內閣，亦有產業計劃之標榜。然事實詔示，苟欲改造經濟，增進民生，則首先需要者，爲國際之平和與縮軍。華府會議後之日本，因略採此途，故有多年之繁榮，今則將多年養成之國際間良好空氣，自行推翻，甘爲世界五十餘國熱望和平的人類咒詛怨恨之目標而不辭，夫弱小國民，不在日本目中，姑不必論，最近美國已聲明海軍政策，將重行考慮，是已表示將再爲軍備之競爭。一方俄日關係，本甚和緩，紅軍之第一假想敵，原非日本，乃最近因日本占北滿，迫俄邊，而蘇聯乃公然宣傳對日之備戰。美俄對日之尖銳化，自日本言，當然爲一大事也。查

日本軍費，所需本重，據最近日本經濟雜誌所載，自歐戰終了之大正九年至昭和六年，十二年間，軍費之支出，共爲六十萬萬六千三百萬圓。此中除西比利亞出兵費八萬萬外，皆平時軍費也。又就昭和六年度預算觀之，合計一切軍事費，約六萬萬圓，當全國各種租稅總額百分六九·四，此皆平時軍費也。自今以往，日本侵略愈擴張，國際愈尖銳化，而日本之法西斯蒂化，軍國主義化，亦愈烈，世界各國於遠東有重要關係者之防日備戰，競爭軍備也，亦遂不得不愈積極進行，日本在此形勢之下，謳歌軍國主義者，將愈振振有詞，其政情之極端化，將愈甚，如此互相推盪，因果迭乘，其最後之結果，爲何物乎？世界固皆苦於經濟蕭條，然富源資力之超過日本者尙多，如美如俄，皆日本所不堪競爭者也。經濟問題之解決，安可得乎？是以日本由今之道，推進不止，結果必自繩自縛，至於不可回旋而後已，法西斯蒂運動，或爲必然經過之一階段，然斷非日本之福，亦斷不足以解決其問題，可斷言也。至於中國，早陷於無別途可擇之境地，惟注視其趨勢，而自衛圖存，固不暇爲日本計其利害得失如何矣。（錄三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停戰不可恃撤兵非根本

上海停戰會議，據昨日滬電，已議定三點，似停戰交涉，有成立之可能。雖然，滬事絕未解決也，日本侵華之全部問題，更絲毫未解決也。

據昨電觀之，假若停戰協定成立，其意義祗限於互約停戰，但日本並不即行撤兵。撤兵問題，須另由國際會議解決之。然日本撤兵，必附條件，其必然提出者，爲取締抗日運動等條。夫在此吞併滿洲悍然不顧之時，中國政府，當然不能允諾擔負取締抗日之要求。何況抗日之解釋極寬，旣占我廣大領土，毀我淞滬市場，而復要求我政府負責鉗吾民之口，取銷一切抗議之表示，此雖亡國朝廷所不能爲，國府當局，當然無權承認，是國際會議之開，殊不能解決此問題也。且僅就滬事論，據我方最近統計淞滬公私財產之損失，達十四萬萬元以上，人民死者萬餘。此種國際的空前之暴行，中國當然要求賠償，苟國府不索賠償，含糊了事，一如濟案，則即此一端，政府即將爲人民所棄。然一方日本則顯然圖賴，不肯負責，是會議雖開，此點亦不能解決也。然日本固不欲撤兵者，其撤兵之時，將在其種種滿足之後，即一方不負破壞淞滬之責任，一方須得我政府取締一切抗日運動之約言，不如是將不滿足，不滿足則不撤兵。至停戰協定中之撤兵，乃將突出各縣之部隊，撤至吳淞至閘北，易言之，不占各縣而占淞滬，如是之謂撤兵，則何貴乎有此撤兵哉。至於由滬撤兵歸日本，則俟河之清矣。是以由現在推斷，縱停戰議定，而撤兵無期，會議縱開，而解決寡望。而日本現在淞滬軍隊，至少有兩師團以上，軍械輜重，大舉輸來，攻守陣地，日在建築，是則停戰係暫時，而再攻非意外。且日軍已大舉準備多日，沿江窺伺，佈置已久，故此時之停戰難保不爲大規模再戰之先聲。

夫就上海論，停戰交涉之不可深恃，已如此矣，況淞滬受如此重大破壞，而日本割裂東三省之決心，日益暴露，最近竟暗示將予僞國以正式承認。是則日本侵略中國之舉動，方更趨嚴重，當此之時，縱上海停戰，有何意義，進一步言，縱令其撤兵東歸，固無濟於全部問題之惡化也。吾人以爲中國對日，只有一大問題。上海停戰云云，乃枝節中之枝節。一大問題爲何？即須決定自今而往，是復交？抑是爲敵？日本還東三省，復交之路也，吞併東三省，爲敵之路也。中國民族，爲對世界和平之義務計，爲決定今後永久之國是計，必須迅速解決此一大問題！吾人之見，上海停戰如成立，國際會議如開會之後，吾國宜決心乘此會議，單刀直入，提出此一大問題，在各友邦使節環視之中，公開的向日本代表辯詰其吞併三省破壞條約之責任。蓋日本在開會時，必提抗日運動，是則辯論之程序，自然論及抗日之原因。吾國代表，宜勿枝節論爭，而逕爲國交上根本問題之討論。夫日本詭辯，滬遼非一談，此誠一文不值，兒戲無聊之詞。實則所應澈底追究者，亦非遼，亦非滬，乃爲一整個的問題。中國當在國際公開之會中，詰日本責任，並發表我之希望復好同時不能爲敵之具體的意見。日本而原則的接受，則議之，否則寧使會不開耳，其撤兵與否，又何值一論哉？或曰東省事，須待國聯調查團，實則事實昭然，何需調查，而國聯之特別委員會，正在盼待報告，該委員會之職責，爲監視過去各議決案之實行，東省事當然在內。該委員會至遲五月一日以前，須向國聯大會提出報告，是中國責任上，應在最近期內，供給該委員會以正確之全般的資料。易言之，究竟中日能否和平解決？日本究竟對過去國聯各決議案是否有奉行之意？應乘滬上開會，揭開問題之底層，俾目下主持此事之國聯特別委員會知之，同時使我全國軍民覺悟之，夫日本果決心爲敵，抹煞我懇切合理之意志，仍悍然繼續其侵吞，誠世界之不幸，非中國之所期，然日本願之，亦惟有如其意以爲今後一切悲劇之同演耳。中國今日所最亟者，爲決定此後時局之趨向，故須迅速接觸此遠東平和之根本問題！設暫時停戰決定之後，望政府當局，迅向此途進行，勿徒糾纏於上海撤兵之枝節問題也！

（錄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中日關係之眞認識

國聯調查團諸代表自十四日到上海，迄今已逾一週，諸凡言動，頗見公誠。前日視察戰地，目擊日軍破壞情形，其於此次日本以無名之師，破壞東南勝地，當能有至深刻之認識。吾人自始以爲調查團之來，係爲公道之使命，中國但當供給正確事實，資其判斷，無事他求。本月十五日上海各大學聯合會宴請該團，萊頓爵士答辭中，有「任何國家，仇視別國，蓄意挑釁，而希望國聯出而拯救，實不可能」諸語，頗引起上海報界之非議，該團秘書，昨特發表聲明，謂萊頓所言，係屬泛論，並非特指中日問題云云。其實日本在國際間以中國排外排日之說，中傷中國，爲日已久，吾人固決不信調查團能爲所惑，蓋中國

收回國權運動，努力於不平等條約之修改，在我不過求得平等公道之待遇，在外人不應有誤會，藉令理解錯誤，一經實地考察，立可明瞭，故儘可不辯，惟對排日仇日一節，殊有說明之必要。本來國際友仇，發之情感，非有確實永久之界限。中日兩國，有兩千年以上之接觸，從前日本賴中國文化以建國，即在今日，日本國民，如不使用漢字，即表現思想，且感困難，就此一點，可見兩國關係之深切。中國自前清拳匪之變，各國聯軍入京，其時同情中國，多所維護者，首推日本。比值帝俄强據東三省，中國將軍，或死或逃，俄國提出要求，有三省祇許駐巡警保安隊，不許駐華軍，以及奉吉黑將軍之任命，須得俄國同意等條，當時奮起干涉，助我抗俄者，惟日最力。自是之後，中日邦交至篤，國民情誼極孚，光宣之交，留日學生，盛極一時，而留日學生之回國者，亦多躋顯要；一方面中國革命黨人，寄居日本，潛謀排滿革命，復蒙日本朝野予以便利，故孫中山先生對日本理解甚深。不幸民國成立以還，日本軍閥之流，對中國動施壓迫，一九一五年既借歐戰機會，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要求，且復威脅中國，不許宣布，冀避外人責難，迨乎第五項之秘密破露，引起各國注意，始於五月七日抽去第五項而以哀的美敦書之形式，逼我承認其他各條，聚九州鐵，鑄此大錯，至今彼聲聲責我不尊重其既得權，實則權從何來？蓋即從此威逼之條約而來者也！民五寺內內閣成立，鑒於大隈內閣二十一條案之惡感，乃變更面目，盛倡親善，不幸適以濫貸鉅貲，供作軍費，形成贊助武力統一之結果，於是一時的政府當局，受國民永久之唾罵，而兩國國民的感情，乃愈見惡化焉。直至一九二一年之末，華盛頓會議開會，日本怵於國際監視之嚴，對華漸取和緩方針，所謂幣原外交是也。中日國民自此亦已漸見恢復好感，如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時，中國南北各界，對日本不約而同，盡力捐賑救濟，是其明證。一九二八年，北京政府開關稅會議，日本代表日置益，首先動議，贊成關稅自主，日置益非他，即一九一五年以二十一條向前大總統袁世凱直接呈遞之人也！同一日置益，乃代表日本政府前後兩種相反之政策，殊予人以奇異之感，詎未幾日本田中大將擁政友會之勢力組閣，一反幣原外交政策，對華取積極的高壓態度，竭力遏止中國革命勢力之進展，一九二七年六月第一次出兵山東，次年四月第二次出兵山東，五三事件以後，更爲第三次之出兵，未幾復干涉南北戰事，警告張作霖，卒於張氏回奉之日，邀截於皇姑屯站而炸死之，當時日議會中有所謂某重大事件者，即指此事，曾迭由議員提出質問而政府迴避答辯者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日本政府以弔張作霖喪爲名，派林權助男爵赴奉天，勸阻張學良，勿改懸青天白日旗，此亦世界周知之事。要之日本不願中國統一，尤不願東三省與中央合作，乃其傳統的政策。中國官民苟反對日本對華政策者，日本概可以仇日目之，實則非中國之仇日，乃日本之仇華耳，即退一步言。中國人眞仇日矣，然此係日本軍閥對華武斷政策所激成。易言之，中國仇日乃日本仇華之結果，其原因在日不在華，故其責任非吾人所應負也。

試再就近三年情形考察，日本人常囂囂然宣傳於世界曰：『中國在東三省，以鐵道政策，排斥日本勢力。』實則彼所謂因中國方面之並行線而滿鐵大減收者，考之一九三零年度滿鐵輸送貨物，噸數僅比前年度減少百分之一十九耳。（據滿鐵會社調查課發行之『滿蒙事情』）按是年因經濟不振之故，日本全國鐵道收入，減少幾逾百分之二十，然則滿鐵些須減收，夫復何怪？且其減收之原因，更與金貴銀賤有關係，商人避昂趨廉，不走南滿鐵路而走中國鐵路者，取其銀本位運費之便宜而已，此種金銀比價之差，詎亦中 排斥日本勢力所致？不特此也，中國新修各路，如瀋(陽)海(龍)，吉(林)海(龍)，無寧為南滿之利，此滿鐵調查課編纂『滿蒙要覽』所指明者，彼所謂中國以鐵路排斥日本勢力者，日本軍閥野心家欺國民，欺世界之讕言也。日人又常宣傳於世界曰：『中國排斥日本移民，妨害日本權益。』實則日本人因生活習慣不同，移住滿洲，在二十五年中不過二十萬人，半數且係官公機關人員及其家族，其真正移民，惟朝鮮人耳，而朝鮮人之移殖於東三省，又遠在日韓合併以前。及前清宣統元年，中韓圖們江界務條款成立，許韓人在圖們江北，購地開墾，初祗限於吉林省之延吉汪清和龍三縣，其後則鄰境之琿春縣，亦成雜居區域焉，又未幾而遼吉江三省腹地，無不有鮮民足跡焉。鮮民善種水稻，其利甚厚，故中國地主殊歡迎之，然而依條約，韓籍墾民應服從中國法權，其移住內地鮮農，更多願歸化中國，乃日本於民四條約訂立後，既否認圖們江條約規定，對韓僑仍固執其領事裁判權，復不以日本國籍法，適用於朝鮮，以致韓人雖歸化中國而日本仍以本國臣民目之，動輒以警察施其監督，於是韓人所到之處，即為日本警權所及之區，破壞條約，妨礙法權，莫此為甚，此為中國對韓僑於戒心之真因，蓋非排斥鮮民，乃畏日本警權之伸張與濫用耳。易言之，妨礙朝鮮人之移殖東三省，非中國，乃日本，今不覺悟，反以此為中國咎，寧為事理之平，就上述具體的兩問題觀之，日本所謂中國排斥日本勢力，其真偽如何，不辯自明。更就九一八以後之事實言，彼已占我遼吉，又復進取江省，既已逐其軍警，又復威逼人民，偽組織由彼手造而偏要強姦民意，勒令祝賀，自由權概被剝奪，甚且偶語棄市。彼所謂仇日者，凡不依日本意旨之所為，皆認作仇日之表示，然必一一如日本之意而後可，則中國早已不國矣！中國親善，固應如是乎？即以東北問題論，中國提出國聯，在日本未嘗不即認為仇日之一端。質言之，必須奉命惟謹，直接屈服，一切聽日本支配，乃為不仇日也。吾人既述明中日關係之真認識，以證實中國非真排日，仇日；縱排日，仇日，其原因又實出於日本之過迫，其責任不在中國。國聯調查團諸氏，苟能基於此種真認識，平心體察各方情況，研究種種經過，當知吾人所言，乃真忠實不誣也。

（錄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論開放黨禁

促成憲政之呼聲，遍於南北，政府當局，在原則上亦不持異議。現料國難會議開會後，行將成為實際的問題。雖然，有重要一點，為一般所忽視，或不欲言不敢言者，關於共產黨之問題是也。

所貴乎憲政者，為許各政黨之存在，並許其為政治上之自由活

動，誠如是，則共黨亦應在內。易言之，苟其不暴動及割據土地，應亦在開放黨禁之列是也。惟吾國近日之一切政論，皆以共黨除外爲前提。即近日要求實行憲政之各方面，亦不主張對共黨之弛禁。故現在開放黨禁之呼聲中。並不含共黨。依現時情勢，縱憲政頒布，各黨公開之時，共黨將依然爲非法反動團體也。

法律制度，皆由事實演成，政治上之施設大抵因事實之需要而起。以中國今日論，共黨固爲一種有力的存在，爲法律或武力所難除，而彼等外通蘇聯，內勾鄉民，儼然爲一大團體也。中國今日，政治上教育上產業上，皆時時受其影響，而東南數省中竟有共黨系統之赤匪，割據地方，抵抗討伐，此數月來，稍稍沈寂，然老巢猶在贛南，細胞分布鄂豫，軍事上亦且爲主要對象焉，此雖欲抹殺其存在之事實而不能者也。且當此國難緊張，失土受敵之時，苟欲去內顧之憂，必須對共黨有辦法，否則任何國策，不便施行，而一致對外，徒成虛話，凡此皆目前之事實也。今欲改革政治，獎進憲政，則對此一大事實，必須籌策萬全，固不能僅持抹殺主義，掩耳盜鈴，遂以爲已安已治也。查憲政發達，首推西歐，然英法德各國，共黨皆爲共開的政黨，該黨在英法者，甚不振，法律雖不禁，而工人不景從，十年以今，在議會勢力極微，在德國者，爲一大黨，然最近猶不若法西斯蒂黨之盛，此可證憲政先進國先例，共黨皆許公開，而公開亦初不爲害。或曰：中國情形，異於歐洲，因西歐共黨，不暴動，不弄兵，中國則割據城鄉，形同流寇，此不可以同論。曰：此固然也，惟亦有說。蓋任何國家，斷不許有武裝割據之事實存在，苟有之，必加討伐，此不論爲標榜任何主義與屬於何黨。是以如江西之事，不論其假借任何名義，爲國家所不能容認，此與開放黨禁問題，絕不相涉。茲所謂開放黨禁者，乃以不暴動不破壞秩序爲前提。具體言之，謂宜分別暴動之赤匪，與無暴動情事之共黨爲兩事。前者視爲違反國法，構成內亂，須加以國法上之裁制，後者則在開放黨禁之時，原則上許其與其他政黨皆處同等地位，只以尋常之違警律及刑法，衡斷其隨時之行爲，而不視爲根本非法。以吾人觀之，天下事惟秘密始足引動靑年之好奇心，而刑罰繁苛，徒使感情惡化，共黨情形即如是，倘許公開，則問題嚴重之程度，或轉減輕，苟有暴動，繩之以法，治安上亦不受惡影響也。吾人竊思，國家今日之境遇，爲近代任何國民所未經，奇恥巨痛，莫可形容，政府當局及一般政治經濟教育界之中堅分子，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毫無能力以救國家，當此之時，誠應人人懺悔無能，共求團結，則對於社會中現存勢力之一部分，獨認爲例外而抹殺之，理論上，事實上皆不可通。夫國民思想之一致，誠難矣，然憲政原則，爲服從多數，多數反共，則共何足畏。反之，常置共黨於秘密活動之鄉，而反共各派，目前事實上又絕無方法以除國難而獲光榮，共黨則因不負責之故，而便於煽動，社會上思想上之危機，實異常重大也。吾以爲此事如不求得適當之解決，則國難會議爲徒開，憲政運動之最大效果，亦不過爲民二民五之再開一國會，安內攘外，皆談不到矣。今因開放黨禁之說甚盛，故促起政府社會各界對於此事之注意，問題重大，尙望詳審考慮之也。

（錄三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內江張善孖於生日寫羅漢渡海圖追報親恩其弟大千求題　纕蘅

澆俗。重生辰。歌舞娛衆賓。亦有追遠者。上冢惟椎豚。閭里爭歎羨。何裨泉下親。孝子與仁人。報親資佛恩。佛恩如寶筏。普渡諸有情。張侯知此義。載筆圖應眞。精誠萃腕底。落紙如有神。以此殊勝因。一一逮所生。更期含識倫。覺岸皆同登。斯人與斯圖。教孝埀兩型。勗哉賢子孫。善讀傳家珍。

人日思家懷人用高達夫寄杜工部韻　石遺

去年去日何堂堂。端陽已過辭故鄉。鷺門吳門幾流轉。中丁黃小關中腸。狡然彼國有杜預。木梯蔽工失深慮。鶴聲一一皆亞夫。藕孔藏身知何處。開筵歲歲歡上春。籍湜郊島隔兵塵。嬌花寵柳空滿院。對坐如銀可鑑人。

壬申燕九日袞甫纕蘅招飲廣和酒肆兩君並有詩即和袞甫韻並呈纕蘅　蔚如

羲娥叱馭如奔湍。上藥不駐塵顏丹。文章已嗟元氣盡。酬唱未改儒生酸。發春忽忽及燕九。影事但憶年時歡。鄉雲南望遍烽火。坐嘅往往當宵闌。忽聞佳招盛文讌。如起老卒呼疲殘。魚羹宋嫂覓舊肆。驢車下澤聯吟鞍。得非海王冷攤集。羅列夏鼎兼商盤。清言霏霏落玉屑。有鶴但話堯年寒。余游舊京淹四九。及見高會羅簪冠。興酣飆舉正不惡。酒兵接壘登詩壇。朅來近局詎爾爾。雜佐蕭艾嗟荃蘭。君張茲筵出俗好。一一掇拾青琅玕。同聲願羾碧雲上。撫調未覺朱絃單。貞元舊人忽在眼。坐覺大海迴波瀾。新詩示我若雙璧。孫劉鼎立知其難。我歌聊欲誌茲盛。豪氣敢壓龍山桓。（張耒詩嘗謀一痛飲待九日豪氣一壓龍山桓桓指溫也聊欲趁韻一借用耳）

次均梅泉人日即寄衆異海上　太玄

草堂初覺午風輕。梅訊江南尙阻兵。煮茗焚香還自遣。傷春感舊兩難名。鄉心可但爭花發。烽火眞將替月明。省識餘生終蹈海。何妨玉貌處圍城。

壽吳董卿六十　鶴亭

一笑眞同春夢婆。行年六十各經過。兒時遊釣成追憶。刧罅光陰付浩歌。久悟錢刀非意氣。轉將憂患養沖和。廣陵二月花如海。照見劉樊兩靨酡。

壬申元日示溫氏妹　季剛

同產惟存我二人。亂中投止念情親。關河迸竄魂方定。天地回游歲又新。羽檄湧傳千里信。桃符權作兩家春。橫流後日終能奠。垂老相望記此辰。

答病山翁用寒字韵　梅泉

太白光侵缺月寒。幾人今夜起愁歎。防民但可關其口。作賊能無媿在肝。寧念要盟存息壤。漫勞併案伐烏桓。吾儕料事如山鬼。不待他年執日看。

雙漢罍齋梅林下次叔通韻　放園

羨君燈下尋閒趣。寫入詩篇一莞然。案絕纖塵心亦淨。室多古物景逾妍。齋名政以雙罍著。爐火時將好茗煎。更有梅花堪坐對。定知美意可延年。

寄懷誦洛磁縣　务梅

共惜一官百僚底。可能放手展雄才。國亡無日儻可救。野哭千家良足哀。誰識深交同水乳。壓吟大句走風雷。佯狂被髮吾安往。誓釣靈鼇歸去來。

寄病山同年上海　槐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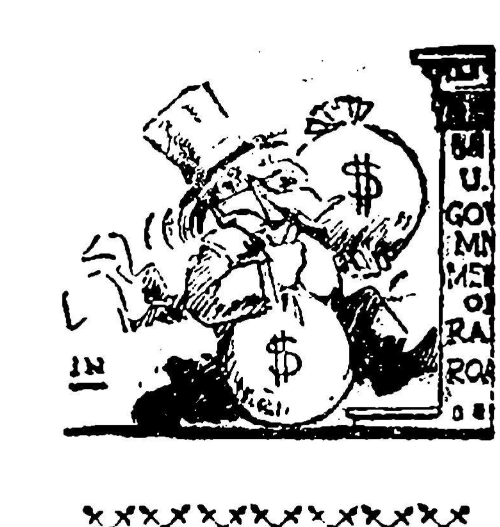
故人江海上。消息近愁予。有女誰爲哺。無人伴索居。只餘閒歲月。莫問舊田廬。吾道窮如此。難爲慰藉書。

壬申人日　蘭史

黯澹全兵氣。飢驚雀噪晨。衆生同在疚。今日豈宜人。家室仍爲客。干戈老此身。未能親負弩。拊髀倍傷神。

天香　海上客邸除夕　蒼虬

垂海星搖。標崖塔迴。高寒偏撼孤館。斷續鄰簫。依微畫角。荒嶠歲華。偸轉氈毹坐擁。只亂眼風鐙。飄颭酒畔。離悰幾許。丁甯淚憑歸雁。　露賜近依行殿。拜頻傳粔盤。香餕故事。料應愁問白頭宮監。身老天荒地變。賸冷抱梅花夢中遠。霜鬢塵絲風情都倦。



隨筆

凌霄一士

聞敬銘為戶部司員時。即以勤樸知名。胡林翼延筦鄂糧臺。尤以精綜覈聞於時。洊至大用。自以山東巡撫乞休。旋奉命會辦山西賑務。主稽核撙節。頗與巡撫曾國荃齟齬。後家居不願再出。山東甯海知州張朝璋與敬銘有舊。致書問起居。因論出處。敬銘報書有云「筆墨亦可作生涯。何必復向紗帽場中討生活。弟萬分不肯。不能效古聖賢之出處。何難效拜世而生之彭雪芹哉。」蓋自負決不在彭玉麟下。有勸出山者。每舉玉麟以答也。光緒八年。詔起掌度支。山西巡撫張之洞素推服敬銘。恐其堅辭。特與書勸駕。詞極殷懇。並就其與玉麟相儗處加以辨析。謂「聞公平日嘗有言。彭雪琴尚能孤行己意。堅不任職。豈我遽出其下。果爾。則又過矣。彭公所為。以之厲俗則可。以為蹈道則不可。有識之士。不無遺議焉。彭公是奇男子。明公是古大臣。畸行之與純忠。恐難一致而語。」敬銘之出。之洞與有力焉。敬銘既允就任。之洞與張佩綸書謂「丹老至太原。一切詳述。已肯拜職矣。實心為國。實心為民。語語破的。精密老辣。自愧不及遠甚」其推服可知。未幾聞敬銘以部務棘手萌退志。復致書京師慰阻。謂「計部為六官第一繁鉅。處此積疲積弊之餘。豈能急求速效。大賢處此。期年之後。必有宏益於國家。即目前砥俗振綱。裨補亦已不少。幸從容為之。道路傳聞謂公已萌去志。妄傳則已矣。若信有之。上虞朝恩。下孤衆望。甚不可也。災異迭見。事變日多。宵旰焦勞如此。此豈求去之時乎。萬望采納。幸甚幸甚。」敬銘之為戶部尚書。西后委任甚隆。值樞密晉端揆。志氣頗得發舒。而卒以持正不阿。不肯以庫帑供后濫費。馴致眷遇大衰。光緒十四年。江西布政使李嘉樂陝西布政使李用清均奉旨開缺另候簡用。以疆

吏年終密考之故。二人故敬銘以廉吏薦拔者。敬銘疏爭之。謂爲近時藩司之最。贛撫德馨陝撫葉伯英。劾之去。行圖自便。后大怒。命將原摺擲還。並諭責敬銘甚厲。蓋借題發揮耳。之洞時在兩廣總督任。復與書敬銘。代鳴不平。而仍勉以維持正氣。謂「台端爲二李事抗疏力爭。事雖未能挽回。然忠忱讜論。昭垂天壤。良深欽佩。嗟乎。世間不平事。豈獨二李哉。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臨書三歎。時局如此。甚願吾師强起維持正氣耳」。時敬銘在病假中。且已疏請致仕也。（二李以清操著。然嘗聞人言。均有儉嗇過當處。嘉樂官山東某府知府時。禁眷屬食肉。令打埽夫於署中後園種蔓菁。即以此一味爲常蔬。燈油自掌。每晚各室親酌一小勺畀之。不許添二鼓不息燈者。必加訶詈。嘗責其妻浪費。欲呼役笞之。傳爲笑談。用清在陝藩任。闔家蔬食。其母亦不獲一嘗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購熟肉少許以進。爲用清所見。怒而擲諸地。母遂携媳至長安縣署。語知縣以用清不孝。將回原籍。不再返藩署矣。用清亟懇臬道首府轉圜。各遣妻至縣署勸說。始由用清迎回。巡撫葉伯英。素不慊於用清。至是乘其不理人口。遂藉年終密考劾罷之云。）比予告。復與書。謂「聞公懸車得請。固甚悵結。亦深欽佩。藎忱雅操。並皆皎然。洞久典海疆。無補時局。悚皇媿疚。非止一端。屢次乞罷未得。仍復勉强支撐。久妨賢路。以視門下。滋愧多矣」之間時方有所怫鬱。故亦以乞罷爲言。或即因與翁同龢輩不協。其督鄂時。託名門人所撰之「抱冰堂弟子記」一自述同龢輩齮齕事。謂「己丑庚寅。洞大樞某大司農某立意爲難。事事詰責。不問事理。大抵粵省政事。無不翻駁者。奏咨字句。無不吹求者。醇賢親王大爲不平。乃於所奏各事。皆奏請特旨准行。並作手書與樞廷諸公曰。公等勿藉樞廷勢恐嚇張某。又與大司農言曰。如張某在粵省有虧空。可設法爲之彌補。不必駁斥。賢王之意。蓋可感矣」。按己丑七月詔以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是年十一月抵鄂就職。庚寅已不在粵。而同龢正嚴核其任內虧空也。其後在鄂督任虧空甚鉅。則內召以大學士値樞廷。繼其任之陳夔龍。亦爲彌縫。遂不復有吹求者矣。羅惇曧「賓退隨筆」所加案語云「按大

司農爲翁同龢。時同龢以戶部尙書在樞府。與文襄最不協恭親王奕訢被逐出樞廷。醇親王奕譞以皇帝父不便入値。乃詔樞臣遇事與醇親王妥議。醇王實隱執政權。故能調護文襄也。文襄有送翁同書遺戍詩。自注言與翁氏交情極洽。而叔平必欲置我於死地。爲不可解之語。文襄編詩集時。翁已得罪錮於家。文襄方以大學士在樞府。猶不能忘同龢也。」之洞於同龢銜恨甚深。自係事實。惟丁未之洞以大學士內召。同龢死已三年。(甲辰。)不當尙云錮於家也。

之洞之以內閣學士簡晉撫。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謂由同龢薦其學問經濟過人。並云「後之洞自謂爲同龢所阨者。以同龢后所惡。欲希寵也。」此說似近臆度。縱同龢曾稱揚於先而督粵時蓋已生隙矣。惟光緒二十一年。之洞有書達同龢。謂「之洞平日才性迂闇。不合時宜。道路皆知。若非密勿贊畫。遇事維持。必更無所措手。比來屢聞芸閣叔嶠諸人道及。備言我公於疇人廣坐之中。屢加宏獎。謂其較勝時流。忘其侏儒一節之短。期以駑馬十駕之效。並以素叨雅故。引爲同心。惶恐汗流。且愧且奮。昔者李成爲魏相。而西河奏其功。國朝安溪在講筵。而諸賢展其用。是外吏之得以效其尺寸者。皆由政本爲之。方今時勢艱危。憂深恤緯。所幸明良一得。翕然望治。我公蘊道匡時。萬流宗仰。慨然以修攘大猷。提倡海內。內運務本之謀。外施改弦之法。凡有指揮所及。敬當實力奉行。以期仰副藎悃。」則甚致推崇。且力言同龢器許之厚。而援文廷式楊銳輩爲證。行簡之說。又若有因。意者同龢雖不滿之洞。然言談之間。尙非有貶無褒。之洞即因其對與己相善者所爲許與之言。作感深知己之表示。以爲修好之計。時方以用款過多。蘄政府核准。大懼同龢與之爲難。故如此說法耳。書中續云「今日度支艱難。節用爲亟。計相苦衷。外間亦能深喩。特以補牢治牖。用費實多。謹當權衡緩急。省嗇爲之。入告得請。乃敢舉行。至鐵政槍砲諸局。當初創設之時。因灼知爲有益時局之事。而適無創議興辦之人。遂不能度德量力。毅然任之。所謂智小謀大。誠無解於易傳之譏。然既發其端。勢不能不竟其緒。用款繁鉅。實非初議意料所及。今幸諸事已具規模。不能不籲請畢

恩。完此全局。以後限斷既清。規畫較易。至其間用款皆係勢所必需。總由中華創舉。以致無轍可循。比年來無米爲炊。政如陳同甫所謂牽補度日者。尙何敢不力求撙節。必至萬不容已之事。始敢采買營造。旁觀者但詫手筆之恢闊。或未知私衷之艱苦。此諸事正爲講求西法之大端。伏望範圍曲成。俾開風氣。則感荷慶幸。豈獨一人。公以數陳古義之儒宗。兼通達時務之俊傑。變通盡利。鼓舞盡神。不能不於台端是望也。」其用意自大可見。匿怨而友。或非得已耶。之洞在當時督撫中。號爲能講求西法舉行新政者。而設施多鋪張門面。揮公帑以贍冗官養華士無吝色。手筆恢闊之見詫。固難盡咎旁觀者矣。在鄂建設多端。往往以造端過於宏大。後難爲繼。特律己頗廉。初不假建設以富其家。猶是讀書人本色。論者有恕詞焉。

一副妙聯

周簾

我小的時候，聽得一位留過東洋的學生說：有一次他們那一班開了一個甚麼中日學生聯歡會。聯歡之後，有位日本學生便在講台的黑板之上，寫出了一雙對聯要中國學生對，中國學生見了，氣的一個個面紅頸漲，相顧愕然！當下就有一位，怒冲冲地直奔黑板之前，提起粉筆，上下一揮，立時而就。對好了，中國學生如得救兵，日本學生轉覺掃興大吉。如今雖事已過了二十多年，而其對聯猶堪回味；這副對聯之妙，便妙在它一方面充分地表露了日本人向來輕侮中國的心理，一方面又充分地表示了，中國人從來『滿不在乎』底『勁！』玆特照錄如下，以公同好。

日：內無相，外無將，爾邦中玉帛相將，將來難免！

中：天難度，地難量，我聖朝乾坤度量，量也無妨！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三十六）

美國Sinclair Lewis著
白華譯

第三十四章

（一）

他們旅行三個半月。遊覽了大谷，和舉他發日光晒成的磚牆，他們又從艾爾巴蘇坐汽車到墨西哥，那是他們首次踏到異國的國境。他們從聖地艾哥和拉郁拉去遊覽綠杉磯，巴沙第那和河邊市，沿路的城市裏，有鐘樓巍峨的敎堂，和青葱彌望的橘樹林；他們又遊覽蒙第萊和舊金山，在那裏看見高聳雲霄的紅木林，那是加州的特產，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奇觀。他們在沙灘上海浴，攀登山巔去縱眺，有時跳跳舞，看看馬球的比賽，參觀攝製電影，寄了許多紀念風景片給歌佛原的親友，有一次甘莉在海霧溟濛的沙邱上，和一個藝術家坐談了十分鐘，她短時間踏入了浪漫的領域。

她唯一的抗議，就是勸耿尼柯不要把擺總光陰用在和其他小鎮市旅客談心上面。加州在冬季充滿亞阿瓦，尼卜拉司加，阿哈俄和阿克拉荷馬的遊客，他們旅行了幾千英里，仍舊戀戀不忘家鄉的風味。他們找同鄉的遊客攀談；他們在普爾門的鋼車裏，旅館的廳事上，或是在咖啡館和電影場，都是談的汽車，收成，和本鄉的政鬧。耿尼柯的談資是地價和汽車，他和火車上的茶房很親近。他特意去巴沙第那訪爲克道森，道森仍舊講願意回到北部，再賺一些錢。耿尼柯也學着娛樂。他在柯羅那多的賭場裏呼嘯着，甚至談到置一身晚禮服。甘莉對於他努力欣賞油畫院的作品，或是盡心聽着充鄉導的僧人說明敎堂的古蹟，很是覺得感動。

她很是高興，她對於一個地方有些厭倦，就另換一處遊覽，所以心裏似乎是很安靜的。在三月裏，她和耿尼柯商量定回家。她心裏想起了黑兒。

他們四月一日從蒙第萊動身，那時天空呈現着深的蔚藍，地下開着爛漫的罌粟，洋面上已經完全是一派夏景。

當火車在山間行駛的時候，她心裏決定，我將要喜歡歌佛原的善良風俗，像耿尼柯表現出來的。和秀紋，蕭洛克，克拉克夫婦見面是很有興味的。我又可以看見黑兒！他現在說話一定能說全了！這是一個新的發端，一切將要改變了！

在火車駛行過斑駁的山麓，掠過許多橡林的時候，耿尼柯帶笑道，「不知道黑兒看見我們要說些什麼？」

三天以後，他們在下雹子的風暴當中，回到了歌佛原。

（二）

沒有人知道他們回家；所以也沒有人去迎接；因爲路上堆着冰雪，車站上只有一輛客棧裏接客的汽車。耿尼柯因爲在站上接洽行李，沒有赶上那汽車。甘莉在站

上等候着耿尼柯，她雜在許多圍着圍巾，拿着雨傘的德國農婦和許多長鬍鬚的老農當中；那些農人，和一羣牛一般地靜默，聚集在一間被濕衣服水氣充塞的候車室裏，裏邊還有燒得通紅的火爐。這下午時分的光線，和冬曉一般無二。

「這是一個市場中心，一個有趣的殖邊站台，但這不是我的家」，甘莉默想着。

耿尼柯講，我打了一個電話去叫車，要許久纔能到站，不如走回去吧。」

他們從站上走出來，把身體保持着平均，一步步小心地走着。這時雹子已經變成了雪片。空中含着料峭的寒威。在一英寸深的雨水下面，結着一層堅冰，他們拿着小皮箱在手裏，一顛一蹪地，差不多要跌倒。雪苑浸濕了他們的手套；脚下的水湔上了踝骨。他們一步步向前，走過三座大樓，到了海篤克的門前，耿尼柯喘口氣道：

「我們在他家等一會，叫一輛汽車走吧。」

她跟在他的後面像一只落湯雞。

海篤克夫婦看見他們從雪裏走了進來，嚷道：

「好呀，好呀，好呀，你們又回來了？咳，好極了！旅行好嗎？啊呀，甘莉，你簡直像一朵玫瑰花了。大夫，你喜歡海岸的風景嗎？喂，喂！你們到過些什麼所在？」

在耿尼柯背出他們遊覽的地名以後，海篤克也夾雜着講到他經過的一些地方。耿尼柯講，他們曾經遊覽了聖他巴巴拉的教堂，海篤克插口道，「唉，那真是個有趣味的古蹟。最叫人不能忘記的是那裏的客棧。那眞是出色。那裏的房間，和寺院的佈置一般。我和汪妮妲遊了聖他巴巴拉以後，就到聖魯意俄比斯波。你們也曾經去那裏嗎？」

「沒有，但是——」

「唉，你們實在應該去一去。我們從那裏又去參觀了一個牧場——」

耿尼柯搶着道：

「喂，我從來沒知道——你知道嗎，哈雷？——在支加哥市，庫司卡的銷路，和俄弗蘭正是一般？我向來沒注意到庫司卡。但是我在火車上遇見一位朋友——那是火車從阿爾布苟克站出發的當口，我坐在瞭望車的後面，那人就坐在我身旁，他向我討一個火，我們便開談起來，我纔知道他是從黎明市來的，當他聽見我從明尼市來的，他便問我認識赤羽的克侖沃斯博士嗎？我雖然沒遇見過他，但是常聽見說起，那人似乎就是克侖沃斯的兄弟！那眞是巧遇！我們一直談了下去，叫茶房——那是車上一個很好的茶房——我們便叫了兩瓶瀘酒，碰巧我講到了庫司卡，那人似乎駕駛過不少種的汽車——他現在駕的一輛是佛蘭克林——他講曾經用過庫司卡，結果很叫他滿意。後來車到第二站以後，我不記得它的名字了——甘莉，你記得阿爾布苟克的下一站是什麼名字？——但是不問怎樣，我們的機車是在那裏上水的，我和那個人下車散散步，我們在站台上看見一輛庫司卡，他指出我向來沒注意的一點，原來那車子齒輪槓桿，要比尋常長上一英寸——」

海篤克對於這種陳述也插着嘴，他講到那球形槓桿的好處。

耿尼柯不再講下去了，他打電話去雇一輛福特車。汪妮如和甘莉親着吻，告訴她許多最近的消息，包括施薇芙最近的浪漫行徑，和喜兒的荒唐。

他們看見一輛轎式福特車冒着雪從氷上駛來，像是大霧裏的一隻拖船。車夫在轉灣角上停了下來，那汽車却很倔强，不肯聽他的調度，撞在樹上，車輪也被撞壞了。

海篤克講，「我要是能把汽車從車間裏開出來，這天氣可怕極了——所以沒上舖子去——你們願意坐我的車子回家，我就趕緊去開。」甘莉笑着道，「不，謝謝你，我們想走回去；或許可以快些到家，我要瞧孩子的心，急得什麼似的。」他們拿了箱子又向前走，衣服都濕透了。

甘莉忘記了她的希望，用客觀的眼光觀察着。但是耿尼柯却覺得回家的光榮。

她看見光的樹幹，烏黑的樹枝，沒雪地方露出的棕色草地。空地上有許多很長的敗草。在沒有樹蔭的房屋四週，愈顯出一片荒凉的景象。

耿尼柯笑道，「天呀，瞧瞧那裏！葉爾德把他的汽車間漆好了。馬洪奈也把養雞場四圍築上欄柵了。這欄柵眞好。雞和狗都不能隨意跑出跑進了。這欄柵要多少錢一碼？他們在冬天築欄柵，比較加州的人們勤力多了。回家是多嗎有趣的事，是嗎？」

甘莉看出一般人家在冬天的習慣，把垃圾扔在後院裏，等到春天去清掃。新近化雪的時候，有許多灰土，骨頭，破蓆，洋鐵罐堆集在院子當中。這些垃圾把水染成了紅，黃，紫各種齷齪的顏色。

耿尼柯笑道，「你瞧瞧大街！那草料舖裝上金黑色的新招牌了。那一座房子，因此好看了不少啦。」

她注意到路上經過的人，都因爲天氣不好，穿着襤褸的衣服。他們好像是些芻靈……她想走了二千英里的路程，經過了許多山岳和城市，却在這裏下車，計劃着住在這裏；選中這一個特別地方，有什麽理由呢？」

她看一個人披着一件舊外衣，帶着小帽，走了過來。

耿尼柯笑道，「瞧，誰走過來了！那不是克拉克嗎？咳這種天氣！」

兩個人握了十幾次手，他們按照西方的習慣嚷道，「好，好，好，好，你這老獵狗，你這老妖精，你到底怎樣？你這老東西，倒是不再瞧見你的好！」山姆背着這耿尼柯向她點頭，叫她有些害臊了。

「我還該不走好的。我現在不會說謊了。我願意他們不再提到以前的事！再走過一座房子便可以看見我的孩子了！」

他們到家了。她草草的和貝舅母招呼過，便蹲身到黑兒的面前。當他講「啊，姆媽，姆媽，別走開去！和我在一起，姆媽！」她答道，「不走，寶貝，媽不再離開你了！」

他自薦着講，「這是爸爸。」

「奇怪，他認識我們，就和我們沒出門一般！」耿尼柯講。「你看加州的孩子們，像他這般大，那有他這般的聰明！」

行李搬來之後，他們在黑兒的面前，堆着許多從舊金山中國街上買來的有辮髮的小木人、帆船模型和小皮鼓；聖狄艾哥法國老人雕刻的木塊，聖安東尼的活索。

「你能原諒媽媽離開你嗎？能嗎？」

她輕悄地講。

她一心一意專注在黑兒的身上，問了無限的問題——傷過風嗎？吃麥粉還費時候嗎？每天早上還闖禍嗎？——她把貝舅母只看做一個供給消息的來源，她並不睬睬她的暗示，「現在你已經有了一個長程的旅行，又花了這許多錢，希望你這可以安心住下來，不再——」

「他現在肯吃蘿蔔嗎？」甘莉問。

窗外的雪漸漸把院子裏的垃圾蓋沒了，她心裏覺得愉快些。她自己安慰着自己，在這種天氣裏，紐約和支加哥的街道，正是和歌佛原一般的髒；她不想到它們房屋內部的舒適。她一面瞧着黑兒的衣服，一面在歌唱着。

下午的天色越來越暗。貝舅毋回家去了。甘莉把孩子抱進自己屋子裏。婢女進來講，做晚餐的牛乳不够了。黑兒疲倦着想睡，他是被貝舅母慣壞。母親雖然剛纔到家，他已經開始亂嚷亂鬧了。除去黑兒和厨室裏傳出的聲音以外，屋子裏充滿着單調的沉寂。

她聽見耿尼柯在窗外和白嬸招呼着，像每次下雪的黃昏時候一般：「我猜這雪要下一夜。」她等待着。只聽見弄火爐的聲音，無變動的，永久的。

是的。她是回家了！沒有一些變更。她如同沒出門一般。加州？她曾經到過！她沒有斷聽見添煤的聲音？耿尼柯想她已經許久沒聽見這個。她從來沒覺到這般遠離，像她現在的回家。她覺得小屋和正直人的幽靈，從四壁骨都都冒了出來。這時候她纔明白出了一趟門，僅僅是把她的懷疑，隱沒在旅行的忙碌裏。

「天呀，別叫我再開始呻吟吧！」她嗚咽着。黑兒也跟着哭了。

「等姆媽一會！」她趕緊下樓到地窖子裏去瞧耿尼柯。

他站在大火爐旁邊。他們的屋子雖小，但是這地窖却很寬大和清潔，大柱子上都白堊過，放煤塊，山薯和箱籠的地方都很方便。一塊燒着的煤塊，滾在水泥的地上，滾到他的脚邊。他輕輕地嘴裏吹着哨子，拿眼孜孜地瞧着火爐。他沒有覺得她進來，他俯着身，瞅着藍色的煤火。他把爐門關了，用右手揮舞着，做出一種姿態。

他看見她了。「啊，太太！回家來舒服嗎？」

「是的」，她扯着謊，一面她打着寒噤想道，「且慢。我現在還不能向他說明。他待我這般好。他信任我。我應該去傷他的心嗎？」

她對他微笑。他把一個空瓶扔在垃圾箱裏，清掃了他的地窖。她心裏悲哀道，「就是這孩子累着我。要是黑兒死了的話——」她驚慌地逃上樓去了，看看在這幾分鐘當中，黑兒可好不好？

她看見窗檻上鉛筆的痕跡。那是在九月裏，她計劃和芬同伊律克郊游時畫下的。她和芬計劃在冬天怎樣地消遣。她瞧瞧隔巷芬住的房子，在靜悄的窗戶上，張挂着一塊灰色的破窗幔。

她想想可以和誰通通電話？她心裏想不出一個人。

克拉克夫婦那晚來看他們，問她在路上的經歷，他們不斷地講，歡迎她回到歌佛原。

「有人想念着是一種安慰」，她想「這是可以叫我稱心的。但是——啊，人生是不是常壞在一個沒有決斷的『但是』？

第三十五章

（一）

她心裏嘗試着求滿足，這是矛盾的。在四月裏，她熱烈地忙着掃除。她替黑兒織一件絨線衫。她勤懇地做紅十字會的工作。秀紋嚷，美國雖然憎惡戰事，但是一定要把德國殺得一個人不剩，因為現在已經證明，德國的軍士沒一個不是殘殺俘虜和切斷嬰孩小手的。甘莉對於這些話只是靜默着。

潘老太突然患肺炎死了，甘莉做了義務的看護。

在她出殯的時候，有殘存的老兵十一個人，和最初殖邊的老年男婦，現在很衰老孱弱了，他們在幾十年前，却都是拓殖的丁壯，騎着小馬在草原豐草裏馳騁。他們現在一顛一跛地跟在店員和學生組成的樂隊後面，樂隊的隊員沒穿制服，也不排行列，也沒有指導員，他們試着吹奏周冰的殯曲——大家把眼光注在地上，在斷續地樂聲裏彳亍着。

老潘是傷心極了。癱瘓更外加重。他在舖子上面租賃的屋子常是靜悄悄的。他不能再做管起重機的買麥人。鄉下人賣麥的常怪老潘看不淸楚秤花，他常在瞧着穀倉後面，像是那暗中有人似的。有人看見他在小巷裏穿過，嘴裏自言自語着，避開人們的注意，最後走到了墳塲。有一次甘莉跟在他後面，看見這粗魯，渾身煙漬的老人，躺在墳上面的雪裏，拿兩只粗臂膀護着墳，似乎是保護他在墳墓中的老伴，叫她別受着冷，在六十年當中，他每晚小心地替她蓋好毯子，現在却讓她孤另地睡在一抔黃土的底下，不好去照顧了。

起重機公司的經理司徒巴代把他辭歇。這司徒老頭兒對甘莉講，公司裏沒欵子，給不起養老金。

甘莉想法替老潘謀一個郵局主任的職務，局裏的一切都有助手去做；這是一種領乾俸的位置，是一種酬報在政黨裏有勞績的位置。但是這位置被那開酒館的大畢捷足先得了。

林克斯因為甘莉的請求，派老潘做一個守夜的更夫。當老潘每天在工廠裏睡着的時候，常有孩子們去囉皂他。

（二）

伍式朋少佐從前線歸國了，甘莉不免替他歡喜一番。他身體很好，但是因為中了毒瓦斯，還沒有能夠復元；他已經退伍了，是第一批回國的戰士。據說，他回家並沒有預先通知秀紋，當秀紋看見他的時候，她暈厥了過去，她把他關在家一天一夜，不許出門。當甘莉看見他們夫婦的時候，看出秀紋除了關於老米的事，對於一切都是的，並且一步不離開他。甘莉不知怎樣，對於這種親密，有一些納悶。還有老米——的確不是從前的老米了，却是比他剛健一些的一個哥哥，一個穿緊褲，佩肩章，和裹着綁腿的武士。他的相貌和以前不同，他的嘴唇也比以前緊湊了。他不是老米；他是伍式朋少佐；他講巴黎還沒有明尼市一半的富麗，又講美國軍士的行為是怎樣能守道德，這個給耿尼柯和甘莉不少的慰籍。耿尼柯用一種恭敬底態度詢問德國的飛機怎樣，和其它關於戰爭的一切。

在一星期以內，伍少佐做了時裝公司的經理；海篤克却用心力經營着幾處支店

。海篤克就快變做鎮上的一個富豪，伍少佐也要跟着他發財，秀紋心裏很是高興，但是她對於放棄了大半的紅十字會工作，心裏有些可惜。她講，老米還要好好的休養。

當廿莉看見他脫去制服，穿一身胡椒色新衣，和戴上一頂灰色的新帽，她又覺得失望了。他不是伍少佐；他又還到老米的本來面目。

在他回來的一個月當中，他走在街上的時候，總有許多小孩跟在後面，人人都叫他少佐，但是不久這Major的名稱，被縮短做Maje了，孩子們看他走過，也不停止打彈子的游戲了。

（三）

因爲大戰的結果，麥價飛漲上去，歇佛原頓時繁榮起來。

賣麥子的錢，並不老守在鄉下人的腰包裏；大半由市鎮設法當心去了。亞阿瓦的農人用每英畝四百元的價錢，把耕地賣了，遷徙到明尼蘇大。但是不問買賣或是抵押的事件，總有城裏的人從中取利——開麵粉廠的，做地產交易的，律師，商人，和耿尼柯大夫這班人。他們用每畝一百五十元買進，第二天又用一百七十元賣出，這樣循環地買賣着，都發了一筆大財。耿大夫在三個月當中，掙下七千元，這數目超過社會爲他診病所出的代價四倍。

在初夏的時候，開始了一個「興市運動」，商業俱樂部決定歇佛原不但是一個產麥的中心，而且是一個設立工廠和政府機關，以及建築避暑別墅的一個理想地點。管理這運動的是一位叫做詹士，卜勞賽的——他是新來到歇佛原做地產投機的人。這小卜是個莽撞鬼。他喜歡人家叫他做誠實的詹姆。他生成一個臃腫，笨拙的身材，時常喜歡和人家開頑笑，他生得細細的一雙眼，皮色和鄉下人一般的，一雙肥大的紅手，穿着鮮明的衣服。他見了女人沒有一個不注意。他是不覺得廿莉冷峻的第一個人。他拿臂挽着廿莉的肩向耿尼柯道，「大夫，我說你的太太眞俊啊」，當她淡淡地講，「謝謝您誇獎」的時候，他也不覺得廿莉的憎嫌。

他的手時刻地喜歡擱在人身上。他到耿大夫家總要招惹着廿莉。碰碰她的手臂，或是拿手挨着她的身子。她討嫌這個人，又有些怕他。她心裏疑心，他可聽見過伊律克的事，所以敢於這般的放肆？她在家，在公共場所都說着他的壞話，但是耿尼柯和旁人都講，「也許他是一種粗坏，但是不能不敷衍他；他是一個精明人。」

全鎮的人都歡迎小卜，和廿莉恨他却正成功反比例。商業俱樂部在明尼馬希旅館開會，特意請他首席。這是一個很盛大的宴會，菜單是用金字印成的。（但是免不了錯字）

海篤克主席，他介紹小卜演講：「諸位，卜勞賽先生來這裏雖然沒有好久，他是我的好友，並且我們一齊幹着這興市運動，請諸位靜聽這位有閱歷的人的高論。」

小卜挪着像一隻大象的身軀，伸長一隻像駱駝的頸脖——紅臉，紅眼睛，一雙肥大的拳頭，稍微有些帶喘——他是天生的一位領袖，很有做議員的才具，但是降格做了一個地皮掮客。他含笑對聽衆發抒妙論，他夾着詼諧，把歇佛原澈底的恭維了一番。

半小時以後，主席海篤克動議，請聽衆感謝卜勞賽先生的名論。

「興市運動」這般熱烈地進行着：

這市鎮的人士想到有效的，現代式的「宣傳工作」，組織了一個銅樂隊，商業俱樂部出錢供給了若干套金紫的制服。業餘棒球隊花錢雇了一位半專業化的技手，和周圍五十英里以內的市鎮，時常比賽。市民陪着棒球隊出發，特意包了專車，携帶着「請看歌佛原發達的旗幟，銅樂隊吹奏着「微笑」的進行曲。不論勝敗，「公言報」上總要登着替歌佛原吹噓的一番讚語。

最後的，頂大的光榮，是鎮上有了一條「白路」。這「白路」是中部迤西的一種時尚。原來建設「白路」就是在大街上兩三座最闊熱的建築前面，換上了雕刻的電燈桿，再裝上幾盞白熱的電燈。「公言報」上講：「白路裝置成功了——我們鎮市上照耀的和老百匯路一般——詹士卜勞賽先生有演說詞——我們的市鎮簡直可以和雙城媲美了。」

商業俱樂部發行一本小冊子，是請明尼市廣告社的一位身價很高的一位文人編撰的，他是長了一頭紅髮的青年，吸起香烟來，喜歡用一根長的琥珀烟嘴。甘莉閱讀了小冊子以後，很覺得奇怪。她剛纔知道鳩湖和明尼馬希湖是世界聞名的湖沼，岸旁有美麗的森林，出產青魚和鱸魚，是全國第一的美味；歌佛原的住宅是莊嚴和舒適的模範，又有很著名的草地和花園；歌佛原學校和圖書館的潔凈，寬敞是在全州有名的；歌佛原麵粉廠的出品，可以壓倒全國，附近的農村生產許多超等的良種牲口；歌佛原的店鋪和明尼市，支加哥市不相上下，裏面的奢侈品和需要品是應有儘有的，店員又異常的客氣。總而言之，這小冊子要叫她明白歌佛原是一個開工廠和批發莊的理想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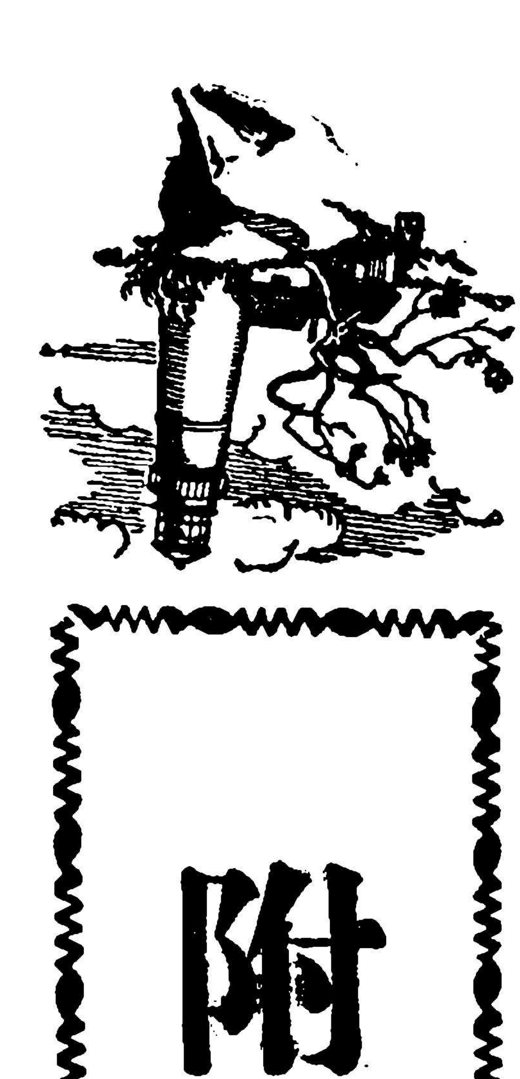
「那是我願意去的地方，那個模範的歌佛原」，甘莉想。

商業俱樂部的小冊子居然麻醉了一班人。當一個製造汽車木輪的工廠開辦的時候，耿尼柯覺得異常高興，但是那發起人一點沒有能引起甘莉的注意——等到一年以後，那工廠虧折關門，也沒有打動她的心。

不種田的鄉下人都到鎮上來住了。地價高漲了三分之一。但是甘莉不能發現什麼圖畫，良美的食品，優美的詞令，深邃的理智。她講，她能够忍受一個簡陋但是謙虛的市鎮，一個簡陋而自誇自傲的市鎮，她却是受不了。她能够看護老潘，和親近克拉克，但是不能坐下來趨奉小卜。耿尼柯在追求的時代曾經請她把這市鎮改良做一個完美的地方。倘然它現在果然像小卜和「公言報」說的那般美，那末她的工作便可以算是完成，她也大可走開了。

（本章已完）





附錄

國聯大會決議案之正確譯文

官方公布，本月十一日國聯大會所通過關於中日糾紛之決議案，全文如次。

【一】大會鑒於盟約所載各項規定，對於此次爭端完全適用，尤以關於

（一）嚴格尊重條約原則。

（二）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領土之完整，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約言。

（三）將彼此間所有一切爭執，以和平手續解決之義務，採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宣言中所奠立之原則，回溯行政院十二委員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致日本政府聲請書中，會重申此項原則，宣言凡侵犯盟約第十條之規定，蹂躪聯合會會員領土之完整及變更其政治之獨立之舉動，聯合會各會員均不能認爲有效，鑒於上述規定，聯合會會員國際關係及和平解決一切爭執之原則，與巴黎公約完全相符，而該公約實爲世界和平機關之砥柱，其第二條規定『締約各國互允各國間設有爭端不問如何性質，因何發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之，』在本會尚未採取最後步驟以解決受理之爭執時，特宜告上述之原則及規定，負有一種必須遵守之性質，並聲明凡用違反聯合會盟約及巴黎公約之方法所取得之地位條約或協定，聯合會會員均不能承認之。

【二】大會鄭重聲述，如有任何一方用武力壓迫以覓取中日爭執之解決，實與盟約之精神違背，回溯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經當事雙方同意之行政院所通過之決議，並回溯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經當事雙方同意之關於切實停戰及日軍撤退事項大會本身所通過之決議，知悉聯合會會員在上海租界有特殊利益之國家，對此項努力，準備予以協助，並請求各該國於必要時，通力合作，以維持撤退區域之治安。

【三】緣一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之請求，將聯合會盟約第十五條之手續通用於此次之爭執，緣二月十二日中國政府之請求，將此次之爭執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九節之規定，提交大會，並緣二月十九日行政院決定鑒於本會接受處理中國政府請求中所指示爭執之全部應負有適用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所規定『調解』手續之義務，並於必要時，應負有適用同條第四節所規定『

說明建議」手續之義務，爰決定組織一十九會員之委員會，並以大會主席爲該委員會之主席，連同當事國以外之行政院會員，及用秘密投票選出之其他會員國代表組織之，該委員會代表大會執行職務，並受大會之監督。

（一）應從速報告關於依照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大會之決議，停止戰爭及締結協定，使上述戰事切實停止，並規定日軍撤退各事項。

（二）注意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及十月十日行政院通過決議之實行。

（三）經當事雙方之同意，並依照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之規定，從事預備解決爭執之辦法，並擬具聲明提交大會。

（四）於必要時得向大會提議，向國際審判法院提出請其發抒意見之聲請。

（五）於必要時從事預備第十五條第四節所規定之報告書草案。

（六）建議一切似屬必要之緊急辦法。

（七）於最少時期內，向大會提出第一次報告書，最遲不得過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

大會請求行政院，將一切視爲應行轉送大會之文件或附帶意見，轉致委員會，大會並不閉會，主席視爲必要時，得召集之。

英日十二名士辯論中日事件

二月十七日英國國際聯盟協會曾由西西爾，沙爾泰，愛狄斯，哈華斯，林德士，麥利六名士聯名致函倫敦泰晤士報主筆，攻擊日本武力政策，主張英國應力促美國與國聯合作，運用外交及經濟之力量，壓迫日本。此論一出，英倫震動，輿論始歸一致。因此日本亦由國際聯盟協會之石井菊次郎子爵，德川家達公爵，阪谷芳郎男爵，松井慶四郎子爵，團琢磨男爵六人具名，致函泰晤士報主筆，反駁西西爾諸氏之論。兩函俱關重要，特錄之於左：

英國六名士函

主筆先生惠鑒：時至今日，英國輿論已遭遇一事實。此事實爲何，即日本政府決以武力政策支配全中國是也。此事實，即無對上海市民，施以不可寬恕之殘毒，日本飛機，轟炸國聯在滬之水災難民收容所，即其一證，亦足使情勢趨於最嚴重之地位。或謂此次糾紛，英國利益，不受牽連，此實大謬。縱撇開英國最大利益在和平之一般原則而言，亦有特別理由，可謂英帝國對此事件，有最重要之關係。苟世界對於日本政策，不能加以限制或修正，則世界各國在遠東有莫大利益者，將來須聽命於武力政策之下，極爲明顯。此次破壞遠東之集合和平，以及以武力制服中國，實足做成印度以可怖之影響，而同時或更使澳洲加拿大兩地日趨於嚴重可慮之情勢。苟吾人現時尚不盡所能，請求各國協力制裁日本之侵略，以防衛國際秩序，則吾人不能希望受此政策之利益，而英帝國之利益，將受更直接之威脅。例如日本若要求自由移民至澳洲是也。職此之故，現在實爲英政府及國聯最重要之時期。國聯盟約，以及非戰公約，及其他各項條約，同瀕危險。假如兩大强國間發生此嚴重事件，則此種制度，早已失敗。而世界和平

，亦已破壞，而對於各項條約之信仰，亦已推翻矣。然則英國在遠東之政策，最的當之宗旨，果爲何乎？英國宜要求美國與國聯合作，連成一體，對日本實行外交上及經濟上壓迫。如是，或可使日本尊重集合制度及條約之神聖。國聯召集特別大會，實爲實現此項目的，最有價值之方法。吾人深知如忽視吾人之名譽及義務，實難避免危險也，此頌撰安。西西爾(Robert Cecil) 沙爾泰 (Arther Sylter) 愛狄斯 (Charles Addis)哈華斯 (Arthur Haworth) 林德世 (A. D. Lindsaa) 麥利 (Gilbert Murray)同啓。二月十七日。

日本六名士函

主筆先生惠鑒：二月十八日貴報登載貴國名士聯名公開函件，函中詞意峻烈，對於日本宛若裁判官之態度。日本對於中國之攻擊，不得已而採自衛之手段。諸君之意，似以爲國際聯盟之基礎，因之，感受威脅，英國之將來，亦甚可危。但寄函諸君須知惹起此種可爲浩嘆之情勢，決非起因於中國之弱，乃中國尚無堅固中央政府之故也。日本之行動，不問其在滿洲，或在上海，乃對於放恣專橫之中國軍閥，不得已而採取之自衛行動，若謂中國軍閥，有主義，有主張，則其主義及主張，乃在推倒競爭者，蔑視中國國民之安寧，與東洋之平和安全，而滿足其私慾而已。現在國際聯盟對華調查委員團，已來東方。以上所述各節，一般人均可望明瞭之際。英國國際聯盟協會之幹部諸君，乃欲使問題惡化及事件糾紛，誠屬不幸之至。試舉一例以明之，日本之自衛行動，恰與美國防禦巴拿馬運河地帶所採行動，絕相類似。但西西爾爵士及聯名寄書諸君，乃於文中：「日本決以武力政策支配全中國」云云，諸君並未採考實際上有無此種事實，乃根據於毫無證據之假定，欲阻止日本實行其政策，並要求加以變更也。數年以來，英美及其他列國，亦曾因勢不獲已，而擊退中國軍閥攻擊之經驗。今日日本之行動，亦未超軼英國及其他列國所採行動範圍以外，更絲毫未念及對中國全土作軍事的支配也。至若對於幻想的中國，寄其一般無智之同情，實爲現在世界和平之最大危機，在昔日日英同盟時代，日本曾獲得英國國民之信任，今後亦將努力不背此信任，而日本亦確信今日可獲得英國國民之信任也。此頌撰安。石井菊次郎，德川家達，阪谷芳郎，松井慶四郎，團琢磨同啓

二月二十七日。

